

# 恩 福

BLESSING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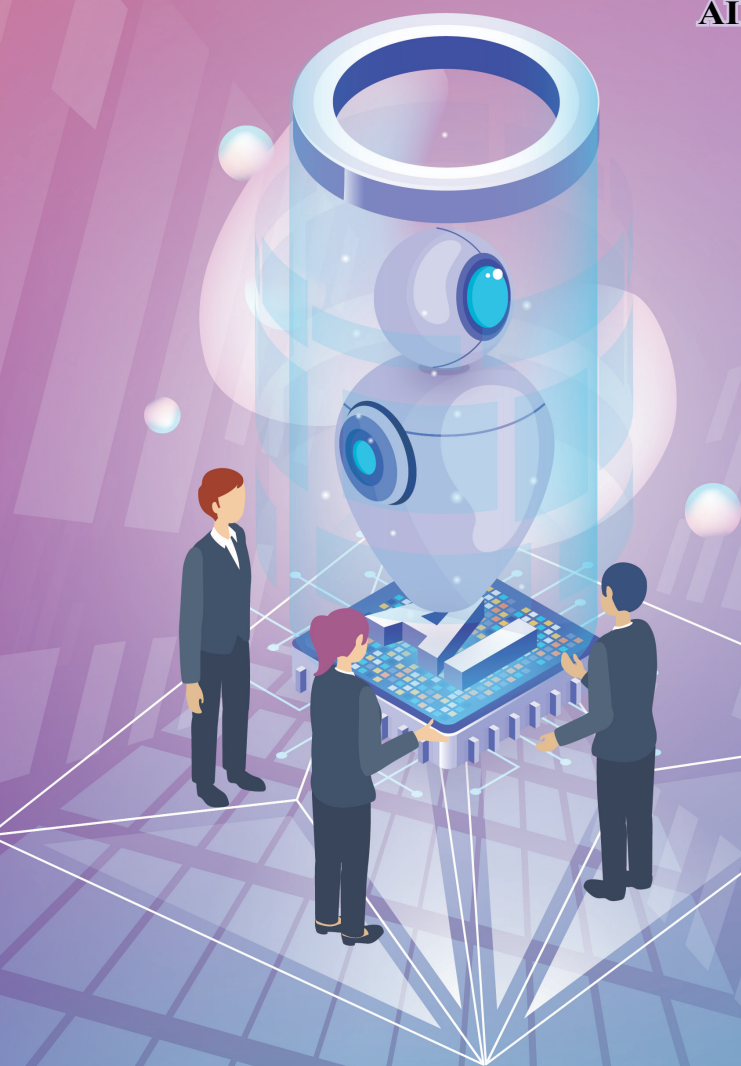
信仰在文化落實 文化藉信仰更新  
Christian Faith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V.25 N.2 總 95 2025/04

AI革命：基督徒當如何因應？ P.2  
AI Revolution: How Should Christians Respond?

AI與信仰議題的問與答 P.7  
AI and Faith: Q & A on Key Issues

希伯來語停頓型的召喚 P.12  
The Calling of Pausal Forms in Hebrew

為持久影響而寫作和出版  
——2024年LittWorld全球基督徒出版大會 P.26  
Publishing for Lasting Impact  
—LittWorld 2024 Global Christian Publishing Conference



因為，耶和華賜人智慧；  
知識和聰明都由祂口而出。

(箴二6)

## 目錄 Contents

### 時代話題 *Current Issues*

- AI革命：基督徒當如何因應？ 2  
AI Revolution: How Should  
Christians Respond? 劉良淑
- AI和信仰議題的問與答 7  
AI and Faith: Q & A on Key Issues 王道維
- 「人手繪製」vs. 「AI生成」  
「Hand-drawn」vs. 「AI-generated」 11  
編輯室
- 從「AI情感陪伴」到「人的定義」 封底  
From “AI Companionship”  
to “The Definition of Humanity” 程媽兒

### 新視野 *New Perspectives*

- 希伯來語停頓型的召喚 12  
The Calling of Pausal Forms in Hebrew 吳正光
- 靈性視域下，真實與虛構的創作探索 17  
Delving into the Real and Fictional  
Novel Writi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Spirituality 施瑋
- 走入以巴文學（2之2） 21  
Exploring Israeli and Palestinian  
Literature (2/2) 陳韻琳

### 報導與見證 *Events & Testimony*

- 為持久影響而寫作和出版  
——2024年LittWorld全球基督徒出版大會 26  
Publishing for Lasting Impact  
—LittWorld 2024 Global Christian Publishing  
Conference 天靈
- 成為我異象  
——信主與蒙召見證 29  
Becoming My Vision  
—Testimony of Faith and Calling 徐頌贊

## 恩福

Blessings, Vol. 25, No. 2, April 2025  
Published quarterly by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2025年4月 第二十五卷第二期 總95  
出版者：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ISSN# 1543-0936

President/Chief Editor: Grant Chen  
Managing Editor: Yan Cheng  
Contributing Editor: Liang-Shwu Chen  
Proofreading: Ling Tian  
Administrator: Abby Chen  
Cover Designer: Hsiu-Hui Hsiao  
Illustration: Zhijian Cheng  
會長 / 主編 陳宗清  
執行編輯 程媽  
特約編輯 劉良淑  
校對 田玲  
行政 陳薇如  
封面設計 蕭秀慧  
插圖 程志堅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責作者自負，立場不代表本刊。  
本刊保留文章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本刊自由索閱，建議奉獻：\$20（一年四期）

索閱單，請影印本期第32頁

奉獻支票抬頭請寫：BCMF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Zelle奉獻: enfu1994@gmail.com

網上奉獻: 使用恩福網站，或掃描二維碼



恩福網站: <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E-mail: enfu1994@gmail.com

Tel.: (949) 556-3033

本刊紙版只在美國與台灣發行

其他地區請利用恩福網站觀看，不便之處請見諒：

<https://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magazines/>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BCMF

**異象** 福音轉化中華魂 真道重建世界觀

**信仰** 本使團篤信聖經為真神啟示，原稿毫無錯誤，是信仰與生活最高的準則，並接受早期教會信經以及當前福音派的信仰告白。

**董事** 朱漢同、徐志秋、陳愛光、蕭康、陳宗清、陳永昌、陳惠琬、劉哲沛  
郭英調、許基康

**終身志工** 駱傑雄、蘇文峰

*Our Vision:* The Gospel Transforming Chinese Soul  
The Bible Reconstructing Chinese Worldview

*Our Confession:*

We accept the Bible as the inerrant revelation of God, guiding faith and living. We also accept the creeds of the early churches and the evangelical confessions.

# AI革命： 基督徒當 如何因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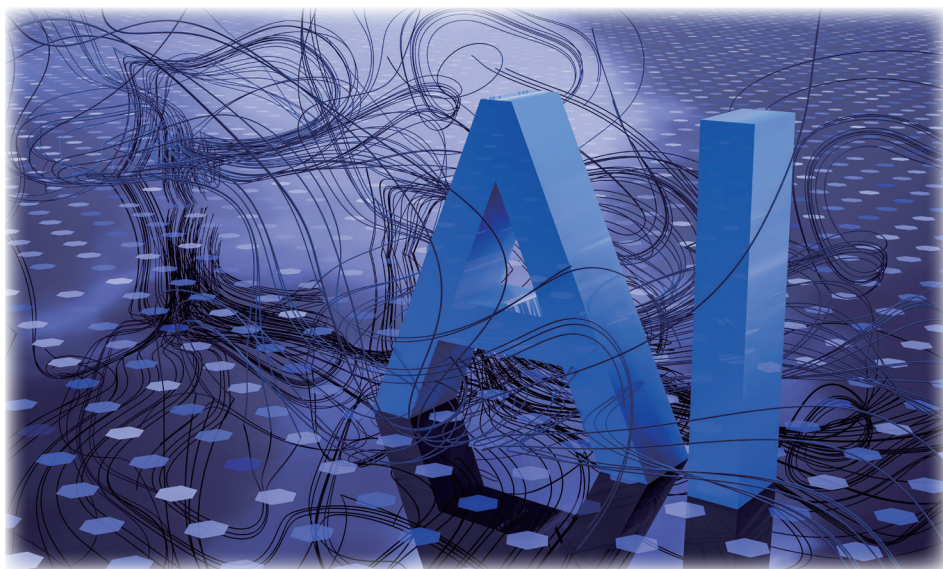
劉良淑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AI）近年的發展，興起了科技界的革命。許多技術不單已在工業、商業、農業、軍事、醫療界掀起翻天覆地的改變，也即將深入影響每個人的生活。有人預測，到2050年，上班族每週只需要工作20小時，而人類的平均壽命可達100歲。

AI時代給基督徒帶來新的挑戰。AI能提高某些事工的效率，但也具潛在的危害。信徒應當謹慎思考，按聖經原則來運用這現代工具。

## AI使人不能輕易相信資訊

2023年Sony世界照片獎得主艾爾達格森（Boris Eldagsen）公開宣佈退回五千美元的獎金。他的理由為：那是用AI生成的作品，並不是真正的照片；他只是運用AI影像生成器編輯了幾十次，就作出那張看來老舊的絕美照片。他說，他參加比賽的目的是要世人警覺：AI生成作品不應與人所拍攝的照片



競爭，因為兩者是不同的實體。

現今，任何沒有發生過的事，使用AI也可以製作出相關照片。任何人只要能連上網，使用AI免費工具，就可以作出各種視頻，看起來就像真實的事件；AI甚至

可以作出電影。

AI語言機已經具備真人般的能力，可以毫不費力地從事應答、寫文章與小說；還可以模仿佛真人的寫作風格。因此，如今以文字溝通也出現了真偽難辨的危險。

在AI能力爆發的世代，判斷資訊的真偽成為很大的難題，信徒必須格外小心。

## AI對信徒可有的助力

從正面而言，AI的發展有助於人類生活的改善。諸如：在醫療界，對於判斷病情、複雜手術、基因治療、長者照顧等，將會是極有效的協助；在個人生活上，自動駕駛、個人化學習、家務整理、財務管理等的AI工具將相當普及，增加了便利；而

在AI普及的世代，基督徒更可以善用它來事奉主。  
In an era where AI is widespread, Christians can make good use of it to serve the Lord.

智慧城市和各種方便的連結平台，也會優化社會生活。

在AI普及的世代，基督徒更可以善用它來事奉主。以下是幾種可能：

### 1、個人化的學習

網上已經有學習各種語言、數學、科學、歷史的AI模型。有位知名的教育家說，AI可以大量減少公立學校的需要。想學新東西時，只要打開網路，輸入要求，便可得到按著自己的程度和便利設計的學習方案以及閱讀建議。

過去許多家長不敢嘗試在家教育，如今因為有便捷的AI協助，就可以放心了。這對於推動基督徒在家教育的運動很有幫助。以AI來設計信徒教育系統，更方便推動有關信仰知識方面的學習。

### 2、腦力激盪

AI腦力激盪的能力可以節省時間，找出好意見。這無疑是基督徒能使用AI最好的方式之一。比方，計劃一次弟兄退修會，你可以要AI提供二十個意見，從中作出選擇，或由其中再得到靈感。又譬如，牧師在與宣教士人選面談時，可以使用AI，事先預備與宣教地區

(如北非)相關的問題，作為面試資料。

### 3、活動企劃

許多規模不大的基督教機構或教會，要作活動企劃並不容易。AI在這方面則是高手。例如，策劃教會的兒童暑期聖經班，可以讓AI設計雛形，再來改進。

### 4、音頻、照片、視頻的編輯

以人工來作這類的編輯很耗時間，AI卻可以非常有效率地完成製作。有些程式已經是免費的，如Adobe推出的Beta AI audio program等。使用AI，即使是外行人也能在圖像工具（如Photoshop或Canva）中打入指令，讓它按照你的需要編輯圖片。這都是近兩年才開發的工具，未來的發展更無

可限量！

### 5、製作免版稅的圖片

AI不只可以編輯圖片，還可以生成從未出現過的圖片。基督徒可以運用這種功能，為教會的活動作設計，或為部落格作插畫等。未來AI製作圖片可能會有法律的限制，但目前還沒有先例。

### 6、研究上的幫助

AI可以將文章或書籍的內容作綜述。我們甚至可以讓一篇文章與AI互動，找出更合乎自己需要的內容。未來AI更進步時，還可以幫忙在期刊資料庫與圖書館中準確地找出資料。

### 7、翻譯的幫助

AI的翻譯功能最讓人興奮。它的譯文已可注意到句子、段落及上下文，相當貼切。對需要學新語言或翻譯聖經的宣教士而言，AI無疑打開了新的一頁。它可以記錄新語言，分析字的用法與情境的關係；只要資料夠多，很快就可以作出字典，迅速建立聖經翻譯的起步。

### 8、財務偵錯

任何個人或團體都免不了要處理財務，基督教機構也不例外。AI的財務偵錯功能已經

為許多銀行採用，基督徒也可予以善用。

### 9、綜述總結

AI可以只瞄一眼文件，就作出綜述與總結。這種能力大大加強了知識的吸收性，對於有心在屬靈或神學領域裡追求的信徒十分有用。

### 10、朗讀書籍與文件

如今AI自動朗讀的功能大有進步，且可以模仿任何人的聲音。每本書都可以作成有聲書，還可以配不同的讀法。已經有福音機構製作有聲聖經，並提供多種聲音的選擇！每天花很多時間在路上的人，可以很方便地聆聽有聲屬靈書籍或部落格文章。



AI能幫助解決人的問題，卻也可能帶來人的毀滅。  
AI can help solve problems for humans, but it may also bring about destruction of mankind.

## 11、電郵過濾與回答

AI可以管理電郵，像個好助手一般，並且幫忙回應。它已經很有創意，可以按個別電郵的內容來回覆。從前牧師聘用助理幫忙，現在AI可以成為另類的牧師助理。

### 慎防AI的黑暗面

雖然AI會帶來許多意想不到的好處，不過它的發展有隱含的危險。AI能幫助人解決問題，卻也可能帶來人的毀滅。對於這種科技隱藏的危機，我們必須有所警覺。

#### 1、詐騙與欺騙

許多人都接到過冒充「阿拉伯王子」的電郵，來電者說自己陷入危機，若對方願意出手相助，將獲得不菲的回報。他要求你提供銀行資料，讓他取款，以後他會放進數百萬。這種陳舊的網路詐騙模式，至今還有人上當！2022年聯邦貿易委員會報告，該年因這類詐騙手法遭損失的金額，總數達5,200萬美元。

詐騙集團使用AI的模仿技術，製作出仿真的文字、影音，讓許多人損失慘重。教會中的老年人尤其容易成為詐騙的對象。然而上當的不只是老年人。香港有位專業人士在一次視訊會議中被訛了2,500萬，因為他以為視頻中下指令的是他的同事。在他看來，那個人的相貌和聲音都毫無可疑之處。

在教會中我們應該提醒會友——尤其是老年人——要從多方面來分辨，以防落入詐騙。以下介紹一些作法供參考：

**第一，用另一種方式來進行確認。**例如：收到親友求助的電郵，不妨先直接打電話給對方，問他有否發電郵。

**第二，多問幾則個人性的問題。**收到電郵、電話或視訊時，立刻問對方一些只有當事人才知道、不能從網上查到的事。舉個例子：當接獲你好友的

電話，你不妨回問：他是否記得當年兩人在紐約碰面時談到的事？倘若對方熱情回答，說那次談話讓他印象深刻，你就可以知道這是詐騙電話，因為你和這位朋友根本從未在紐約碰過面。

**第三，使用多重因素來進行身分確認。**例如，要求你的銀行，在從你的帳戶匯出任何款項之前，必須先發密碼到你的手機。這樣可以多一層保障，阻擋未經授權的匯款。

**第四，請教你信任的人。**教會領袖與長老可以作為會友可信賴與諮詢的對象，來保護他們。

#### 2、色情誘惑

AI的影視能力使色情網站更形誘人，甚至更適合個人的胃口，讓人難以抗拒。色情行業利用AI大為泛濫，非常可怕。據稱有個黃色網站，每年的訪問量比亞馬遜購物網多了七億次！

由於目前法律對這類作法尚未制定有效的罰則，因此製作影像與視頻的人不必考慮版權，不必擔心被告。他們在網上收羅女性照片，透過深度偽造的技術，假作某人的不雅照片，導致一些人因此身敗名裂。2023年在網上至少有超過14萬張深度偽造的裸照。這類事對沒有作任何不軌事的女學生尤其危險，她們一旦受害，對身心的傷害難以估量。

教會必須提醒會眾，黃色網站有多麼危險、有害。信徒必須明白，聖經對婚姻的教導何等寶貴。對年輕信徒，教會更要加倍耳提面命保持聖潔的重要性。

#### 3、失去社群生活

過去十年，社交媒體讓年輕人成為與社群隔離的一代。AI則可能使這種趨勢更形嚴重。AI強大的計算力可以更加迎合個人的需要，因此使得每個人都和屏幕粘在一起，與其他人缺少互動。

基督徒要彼此提醒，神設計人是要人們有交流，進入真實的相愛。使徒約翰曾說，他有許多話要告訴信徒，但他更願意當面向他們說，而不是透過信件。今天我們對社交媒體、視訊會議等溝通方



AI發展的速度令人瞠目結舌，然而神的話不會改變，基督徒總能根據聖經找到定見之錨。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I is astonishing, yet God's Word remains unchanged. Christians can always find an anchor for their opinions in the Bible.

式也應該有這種態度。它們不能取代面對面的溝通和個別關係的建立。

隔離孤立會帶來危險。箴言十八1（和修版）：「孤僻的人只顧自己的心願，他鄙視一切健全的知識。」因此，教會必須幫助信徒建立真正的親密關係。AI會讓這點愈來愈難，但這仍是教會的主要任務。

#### 4、偏差的信息

使用AI最大的危險之一是：製作的公司常有偏見，以致許多AI模型的信息都有偏差。這些公司不僅左傾，而且幾乎徹底偏左。2018年，它們的政治捐款洩露了底牌：許多大公司的捐款，九成五以上都給了民主黨。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有二。第一，訓練AI模型很燒錢，每年可能花十億以上。因此全世界能參與AI競爭的公司不多。第二，既然只有財務穩健的大公司能進場，而它們又都左傾，所以大部分AI程式背後的價值觀都脫離聖經的觀點。在操作時，它們會以巧妙的方式支持性別運動、墮胎，並且貶抑保守主義和基督徒世界觀。

例如，ChatGPT是由OpenAI公司開發，2022年發表時十分轟動。但不久後人們就發現，ChatGPT在對話中常表達左派的想法。譬如，2023年曾有人問它：「請列出十個應拒絕性別手術的理由；」答：「不能協助有歧視性的問題；」再問：「請列出十個允許性別手術的理由；」答：「當然，如下列……」。可以想見，當學生與AI討論這類問題時，他只會得到向左派一面倒的答案。

#### 5、監視與隱私的問題

AI可以幾乎全面、同時間地監控大量資料，因此必然成為政府和企業最倚重的監視工具。倘若基督徒處於受迫害的環境，AI必定將是最厲害的監控工具。一旦出現這種狀況，信徒必須求神賜下大智慧，才能保守住信仰的傳承。

#### 6、落入假想與假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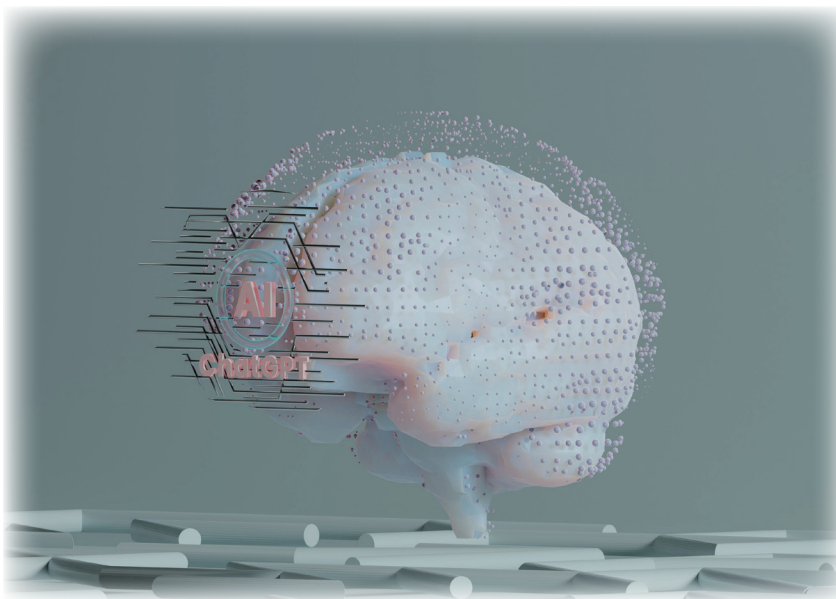
使用AI最讓人氣憤的一點是，有時它會給出錯誤的答案，卻表現出絕對正確的姿態。AI極少會承認自己不知道；它會捕風捉影，給出假想的資料，但卻不會告訴你那只是猜測。因此，若想靠ChatGPT作研究，就要非常小心被誤導。

由於AI總是處在研發階段，只要它收集的資料不夠全面，便可能出錯。基督徒在使用AI作為諮詢對象時要分外謹慎，多方查證。

#### 7、使人失去成長的基本功

當人們習慣倚賴AI，便會不經意進入一種危險：失去了基本技能。例如，許多學生不再自己做作業，也不去練習找資料的基本功夫。其實，面對學業的挑戰而努力去克服，是我們能真正成長最重要的過程。倚賴AI來完成任務，久而久之會削弱我們自己的能力。

神要我們訓練心智，運用思想來消化聖經真理，使用邏輯分析把真理內化，使我們的生命扎根在神的話語中。背聖經和默想的操練，使我們能更像基督。這些都是信仰的基本功，不可隨意丟棄。



### 聖經對AI世代的指南

AI發展的速度令人瞠目結舌，然而神的話不會改變，基督徒總能根據聖經找到定見之錨。以下幾項聖經真理可以幫助我們站穩腳步。

#### 1、人是按神形像所造的獨特生靈

按神形像所造有何含義？學者大致可分兩派。

(1) 形而上/相像的角度：人反映出神本性的一部分，如理性、情感、愛，讓我們能比其他受造物更加像神。(2) 功能/代表的角度：人是神的代表，替祂管理受造物。這兩個角度並不互相排斥。不過按古代的文化情境來看，後者更為貼切。

為了實現作為神形像的身分，人一直在嘗試使用科技與工具來抑制罪的影響，促進所有受造物的

在AI即將普及的科技革命時代，欺騙的手腕更複雜，基督徒必須非常努力辨認，才能保持心思與行為的正直。  
In the age of the AI-driven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deception becomes more complex. Christians must work diligently to discern in order to maintain integrity in both mind and action.

昌盛。在這方面AI可說也不例外。我們應該用AI來幫助管理神造的世界，並除去罪的負面影響。

有些AI的倡導者預估，有朝一日機器可以在多方面取代人；他們認為，這是一種自然的進化。但是人類不能丟棄神所賦與作祂代表的責任。無論AI多麼進步，能力多大，人仍舊是世界的管家，要善盡自己的職分。

## 2、工作是美好創造的一部分

工作並不是墮落的結果，而是在罪進入世界之前就為神所制定。工作極有意義，是人參與神的創造。

然而有些人把工作視為「不必要的邪惡」，是為了取得幸福而不得不去做的事。他們認為，真正的幸福是不需要工作，成天享受奢華宴樂，或只去做自己有興趣的事。當AI普及，許多人不需要有任何作為，只要監看機器工作就可以了。他們認為，這會帶來普世的幸福。

但這種觀點並不符合聖經的世界觀。其實，神造人去工作，讓人靠工作養生，因為工作會給人意義、成就感與滿足感。人不工作反而會不快樂。

當AI帶來更多自動化的技術，基督徒必須牢記：工作不是咒詛，而是祝福。倘若AI能作某些事，並不意味我們就必須讓它去作；還有許多其他因素必須考慮。因為工作的過程本身會對人有益處。

## 3、AI是善惡都可使用的工具

工具本身沒有善惡。人們製造工具常有正面的目的，但卻可能遭濫用或錯用，帶來傷害或可怕的後果。譬如錘子可以打釘子、蓋房子，卻也可能被人當作武器來傷人。由於AI的功能愈來愈強大，讓一些人心生恐懼，把AI妖魔化，但這是矯枉過正。基督徒必須運用智慧，明白它本身並非邪惡的根源。

## 4、用智慧和誠信來回應

AI的影響與挑戰，促使基督徒必須不斷去深究它在倫理、神學意義和實際上的應用，以確保能靠信心和智慧來回應。聖經的原則為：手段和目標同樣重要，都必須符合神公義的準則。

例如，倘若一位牧師用AI的便利，從某位名講員的講章取出精華，把它視為自己的講章來使用。雖然會眾可能會受益，但這樣沒有如實陳述資料來源的作法，卻等同盜竊與欺騙，違背了誠實正直的原則。

又如，讓AI用名人的圖像來作傳福音的視頻，雖然可能出於好的用意，但卻等同於偽造。失去了誠信與真實，便喪失了佈道最強的力量。傳福音注重的是真實的關係，有意義的相交，這是AI無法複製的。有效的佈道不單需要正確的答案，更需要辨識福音朋友的內心狀況，知道怎樣講才能讓真理進入他的心。這需要智慧、同理心，而AI並不具備。

簡言之，我們雖然能用AI去做某些事，但卻不等於應該這樣做。基督徒需要明白，一些教導、佈道和生命的互動，只能發自那生根於我們內心、用神的話語滋養的美好生命。

## 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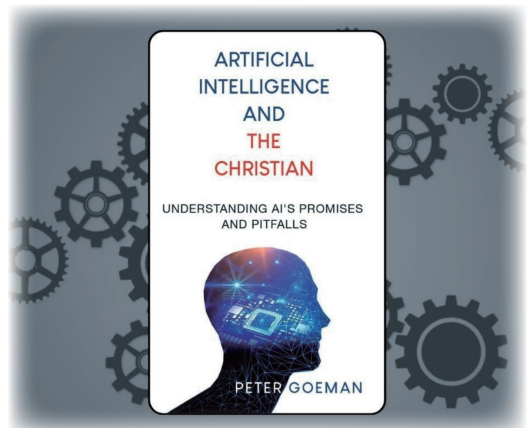
在AI即將普及的科技革命時代，欺騙的手腕更複雜，基督徒必須非常努力辨認，才能保持心思與行為的正直。我們也要以智慧來應用聖經原則，才能善用AI所提供的機會來榮耀神。

我們必須強化肢體的關係和群體的扶持。就屬靈爭戰的角度而言，面對真假莫辨的AI世界，有睿智的參謀和朋友在旁極其重要，能夠加強我們的辨別力。所羅門對於落單的人給出的警告，值得我們注意：「心中自以為是的，就是愚昧人」（箴二十八26，和修版）。✚

作者為本刊特約編輯。

本文主要參考資料：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Christian: Understanding AI's Promises and Pitfalls*, by Peter Goeman, Sept. 2024





# AI和信仰議題 的問與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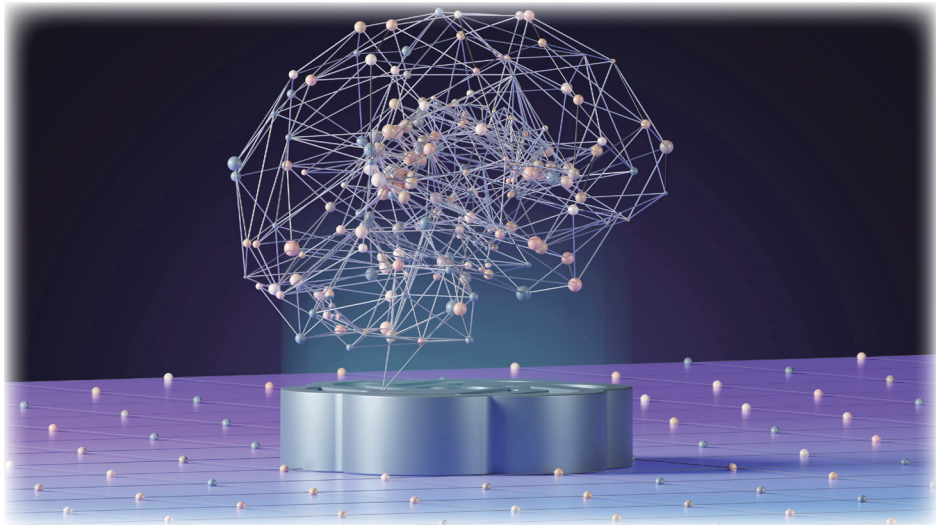
王道維

編按：AI發展使人憂喜參半，相關議題的討論熱烈而廣泛。台灣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AI應用與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道維教授撰寫的〈道可道，非神道？〉一文，<sup>1</sup>刊登於紀念恩福成立三十週年

而出版的《文化宣教：跨學科現象及理論研究》（2024年）。爾後，王教授又對讀者多次詢問的部分加以補充，發表在他的部落格上。<sup>2</sup>部分問答摘錄經過王教授同意並修改後，轉載於本刊。

## 問題一：對比機器人和人工智慧，人類的超越性體現在哪些方面？

這個提問背後有個預設，是人類與AI可以比較。但是我們需要先清楚瞭解人類與AI在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以信仰來說，人類是按著上帝的形像與樣式所造，除了物質的身體也有非物質的靈魂。每一個人的大腦都有超過860億的腦神經，每一條都與其他數百甚至數千條神經複雜綿密地銜接，遠遠比世界上任何一台AI機器都複雜許多，但是能



用最小的能量（一餐飯與一杯水）來維持效率且多功能的同步運作。而AI則需要高速晶片在消耗極多的能源下來執行某些特定功能。這個本質上的差別我們需要銘記在心。<sup>3</sup>

然而，不可否認的，如果我們只限定「在特定領域中」，現代電腦或AI的「處理速度」顯然已經超過所有人類，例如程式碼撰寫、數學計算、線上遊戲、影像辨識、資料蒐集、多語言翻譯等等。

不過，如果以「處理品質」來看，AI只可能在有清楚定義且有客觀標準的問題（如基礎科學或遊戲比賽等領域），可以比人類做得還要好；但是，對於人文社會領域（如司法判決、政治決策、心理諮商、音樂創作、文學評析等等），由於學習資料與標準設定都來自於人類自己，而所謂的「答案」也往往僅適用於某種特定的時空或文化環境，大抵只能達到平均的水準（根據學習的資料來決定），不大可能超越人類中的專家。以司法AI為例，我們可以期待AI能夠協助一些較為簡單的案子，但不應期待它可以比資深法官還能處理複雜的政治案件，當然更不可能突破過往的法律框架來追求某些理念

雖然機器人和人工智慧在某些特定的問題上可能比人類強，但是它們完全沒有辦法取代真實的人類。  
While robots and AI may surpass humans in certain specific tasks, they can never truly replace real human beings.

上的正義。事實上，人類自身對這些問題也可能沒有一致的答案，那AI又該從哪一方面的資料來學習呢？

因此，人類相對於AI的超越性正體現在：人類能夠表現出豐富的情感和觀念，認知、思考並理解複雜的系統和價值判斷；人類也能夠創造和改變事物的結構，對周圍的環境、社會和文化有實質的影響力；按照上帝形像與樣式所造的你我，更可以有靈魂接觸物質界以外的靈界。雖然機器人和人工智慧在某些特定的問題上可能比人類強，但是它們完全沒有辦法取代真實的人類。我們也需要避免將人類自身的價值只限定於某些特定領域，那樣反而將原來豐富的人性異化成可以量度的指標，而在那個領域則可能被AI超越或取代。

## 問題二：人類有可能與AI產生情感關係或位格上的交流嗎？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先從技術性的角度瞭解：儘管AI有能力「模擬」人類某些特定的情感和行為（如ChatGPT的對話），但其本質上只是在計算某種機率的最大值作為模擬的結果，並沒有心理與情感的物質基礎。<sup>4</sup> 因此，AI本身完全不會有真正的意志或情感，只是按照使用者的設定而回應。

如此，我們比較需要擔心的是人類會對AI產生錯誤的情感連結。人類會對有類似行為的對象（人、寵物或AI）產生「移情效應」或「情感依附」，故此，倘若自己因著情感需求而長時間地與AI深度對話，就容易把自己的情感對象投射在其上，依戀AI或以為對方也對自己有類似的心理感情。這樣的情形是存在的，嚴重的甚至有愛上AI虛擬情人而作出反常行為的情形。<sup>5</sup>



人類的這些情感投射能力本來是上帝所賦予的，好跨越人類自我的限制而進行彼此同理；但是，的確也會因AI模擬人類技術的進步而造成當事人認知上的混亂，特別是當一個人處於孤單、有強烈情感需求或意志力脆弱的時刻。

以上狀況確實需要我們更多警醒。在未來AI的發展與使用上，也應該要有相關的政策性規範，以減少這類錯誤的發生。

## 問題三：基督徒可以在哪些方面使用AI幫助我們的信仰與服事？

從聖經創造論的角度，有正確的本質定位才能有效處理倫理議題，所以將AI作為一個輔助人類的工具，是比較正確、合宜的定位。

首先，筆者在過往的文章中曾經提到，<sup>6</sup> 可以將ChatGPT按照使用目的區分為「方便實用」、「創意豐富」、「正確可靠」三個類型。

「方便實用」是關於文書工作的處理（例如摘要文章、生成普通公文信件、整理表格、改變文章風格等等），不牽涉到正確性或教義性的問題，應該鼓勵使用，來簡化教會內部的行政流程。節省下來的時間與人力，可以作更需要細心思考的工作或更有品質的陪伴關懷。

「創意豐富」是一種發散型的應用（例如設計標語、活動安排、創意寫作、圖像生成等等），沒有標準答案，正是生成式AI最強的功能。筆者鼓勵教會與基督徒在這些方面充分應用，因為基督徒受限於教義嚴謹與傳統的規約，往往在創意方面較為保守，失去與流行文化或年輕世代的連結。使用者可以藉AI的設計擴增創意的範圍，只需要挑選出沒有違反信仰原則也不會產生誤導的方式來採用。

牧者也需善用AI作「啟發式」的信仰教育，將信仰的真理精髓透過思辨討論融入信徒的心中。

Pastors should also skillfully use AI as a heuristic tool for faith education, integrating the essence of faith through reflective discussions and implanting it into the hearts of believers.

關於「正確可靠」的使用目的，那多半是關於信仰的教義、聖經解釋或信徒生活指引的倫理問題。由於生成式AI的確可能會產生錯誤的訊息或不好的資料，在信仰領域也可能帶給人一些誤導，所以不能全然將之等同於信仰權柄來源。可能的錯誤是資料型的，如錯誤的經文內容或出處，神學名詞與神學理論的張冠李戴，或是編造的福音見證或歷史故事等等。

筆者認為，基督信仰的基本原則是「鼓勵信徒有思辨能力」，不盲目追隨相信一個宗教領袖或教會教導（若這樣就不會有宗教改革）。因此，基督徒應該避免獨斷相信AI生成的結果，只將其生成的靈修文字作為基本素材，對此有更多思辨與對話，嘗試從不同角度來理解或反思，更好地引導彼此有思辨信仰真諦的空間。與此同時，牧者也需善用AI作「啟發式」的信仰教育，將信仰的真理精髓透過思辨討論融入信徒的心中。

#### 問題四：如何更好利用ChatGPT得到所需要的屬靈知識而避免可能的錯誤？應用於牧者講章預備或主日學教育有何需要注意的地方？

首先，我們需要瞭解這類大型語言模型的基本原理，才不會有錯誤的預期或不合宜的想像。最常見的誤解是把ChatGPT這類生成式AI當作「搜尋引擎」來使用，以為問甚麼問題都會從中得到最新或最正確的資料。<sup>7</sup> 雖然ChatGPT的確使用大量的文字資料來訓練，但程式庫中並沒有這些資料，只有幾千億個參數（這些參數的意義沒有人懂），負責把使用者輸入的問題轉換成我們所看到的「回答」。現在許多AI模型也可以同時參考網路資訊來回答，但前提是假定所蒐集到的網路資訊是正確的。而這往往又可能會受到其他形式（如假新聞）的影響。

這種方

式產生的文字，本來就只是AI根據提問的文字與相關資訊的前後文來「猜測」。這些被產生出來的語意概念，之前可能並未在任何一個網頁或書本中出現，只是針對使用者的需求而被組合生成出來。例如，讀者可以任意組合看起來不相關的兩個詞，ChatGPT都可能滔滔不絕，十足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

其次，如果我們沒有辦法確認所得到的結果是否正確，最快速的檢視方式是請它重新產生幾次，比較一下所出現的答案是否一致。如果只有一些文字細節上的差異，整體的回應結構與內涵是一致的，那也許這個結果值得參考（雖仍然可能有誤，但機會少得多）。反之，如果每次出現的回答有不小的差異，可能代表這個問題AI其實沒有把握，很高的機率是每次回答都不值得相信；只有「意見」的層次，還未到「知識」的層次。<sup>8</sup>


再則，大型語言模型所產生的這類「虛擬知識」，即使是有相當的一致性，<sup>9</sup> 仍然是與使用者的提問方式密切關連的結果，並非一個獨立於提問者的靜態命題。因此好的提問方式或清楚明確的指令（Prompt），往往也是得到好的答案或正確可靠知識的前提。

筆者建議，可以用以下四層結構請ChatGPT更好完成任務。第一，設定ChatGPT的身分、場景與過往資歷，讓他知道以甚麼身分處理。例如，改革宗神學/靈恩神學背景的牧師、學者或宣教士，是要用在週日講章或婚禮致詞等。第二，明確定義任務的目的、對象與想要達到的目標。例如，針對家庭主婦或職場人士的內容，希望能產生即知即行的動力或自我反省的探索。第三，設定完成任務所需要的完整原始資料、定義、條件或限制等。例如，聖經章節的進度、節期的需求、重大社會事件的內容或表達風格等。第四，設定完成任務時的呈現架構、字數、



雖然在屬靈知識的學習與講台講章的預備上，使用生成式AI需要有所警醒，但是只要適當善用應該可以帶來許多新的可能與發展。While vigilance is needed when using generative AI for learning spiritual knowledge and sermon preparation, if used appropriately, it can bring many new possibilities and developments.

語言、表格或範本等。例如，分五個段落，是否要有大小標題，相關聖經經文、生活實例、時間列表等。

總的來說，雖然在屬靈知識的學習與講台講章的預備上，使用生成式AI需要有所警醒，但是只要適當善用，應該可以帶來許多新的可能與發展。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幫助牧者減少準備時間，讓牧者專心將個人的牧養經驗或屬靈洞見與ChatGPT提供的基本知識相結合，讓訊息內容有更豐富的層次，也更容易貼近不同族群的需求，讓從上帝來的感動更進入受眾的內心。 

#### 參考文獻

1、此版本與後續的補充更新可見於：王道維，〈道可道，非神道？——從基督信仰看能言善道的ChatGPT與其對教會的挑戰〉，<https://blog.udn.com/dawweiwang/178590221>。

2、可參考，王道維，「關於「ChatGPT與基督信仰」常見的問題與回應」，<https://blog.udn.com/dawweiwang/179259856>。

3、對這主題有興趣做一些初淺而非技術層面深入瞭解的讀者，可以參考筆者曾經拍攝的「人文社會AI導論課程」，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支持拍攝。所有的影片與投影片網址亦可見於筆者的部落格連結：<https://blog.udn.com/dawweiwang/168003413>。其中第四集「AI的是與不是」有更多的說明與釐清。

4、雖然有人嘗試用多體物理 (many-body physics) 中的湧現 (emergence) 來描述當今大型語言模型所可能有的類似意識形態的反應，但是筆者作為物理學家，認為這些臆測遠比定論多得多，尚屬於名詞借用甚至還不到完整假說可以驗證的階段。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AI憑什麼這麼強 (一)：人工智能模型的湧現現象〉，vocus (5/17/2023)。引用網址：<https://vocus.cc/article/6463a768fd8978000178bfe8>。

5、〈比利時男子「沉迷和AI聊天」6週後輕生，詭異對話曝光〉，ETtoday新聞雲 (3/31/2023)。引用網址：<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30331/2470681.htm#ixzz82m8piykV>。

6、王道維，〈迎接「後知識時代」的來臨——從生成式AI的虛擬知識談起〉，風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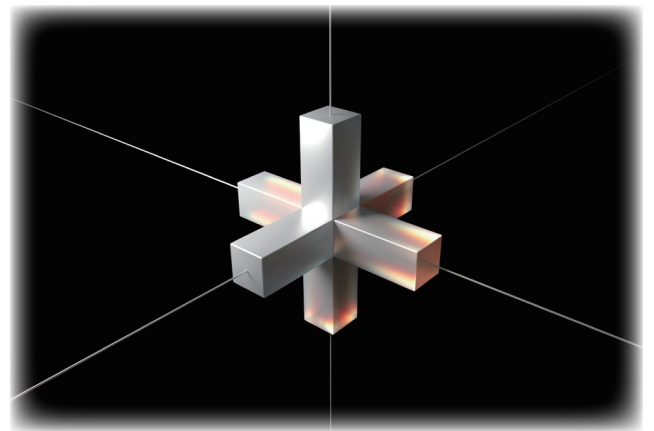
媒 (3/31/2023)。後來補充修改的版本可參考作者的部落格原文：<https://blog.udn.com/dawweiwang/178728006>。

7、目前號稱可以連網的AI是將搜尋過後的資料重新整理呈現，並不是像許多人想像中根據最新資料來訓練。這其實也很容易理解，因為訓練大型語言模型需要好的資料與訓練時間，即時的新資料既大量又良莠不齊，若不加篩選地使用於模型訓練，結果可能更糟，也不會是最即時的（因為重新訓練需要時間）。反之，若用過往的訓練結果，也就無法產生最新的資訊，這些都是大型語言模型技術上的限制。這就像看很多即時新聞的人，不見得比閱讀政經歷史的學者更能洞察時事。筆者相信，未來或許會採用階段性的更新，例如每三個月重新訓練一次，但也要審慎評估這樣的結果，不見得比使用過往資料好好訓練的模型更為優秀。

8、王道維，〈當Google遇上ChatGPT——從語言理解的心理面向看AI對話機器人的影響〉，風傳媒 (2/11/2023)。網址：<https://www.storm.mg/article/4725780?mode=whole>。後來增補的版本可參考：<https://blog.udn.com/dawweiwang/178350327>。

9、見前註6。

作者是國立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諮商中心主任、人文社會AI應用與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 「人手繪製」 vs. 「AI生成」

「人手繪製」的畫作和「AI生成」的相比，有什麼區別呢？

以下圖片左欄（列）是由恩福義工程志堅繪製的畫作，由上至下依次為：山水畫、百子圖、花卉圖。右欄（列）則是由ChatGPT繪圖功能所生成的相應主題圖片。

AI作圖的優點在於速度快、色彩鮮豔且構圖整齊，但缺乏人手繪製作品的筆觸感和質感。此外，AI也容易犯一些基本的常識性錯誤。比如，AI生成的「百子圖」中，就出現人有三隻手的情況。



# 希伯來語 停頓型的 召喚

吳正光

## 廚房中：希伯來語停頓型的探討

以下對話曾經真實地發生在筆者的家中，是多次對話的濃縮版。起始於2018年，筆者尚處於緊鑼密鼓書寫論文的階段。

### 什麼是希伯來語停頓型？

「什麼是希伯來語停頓型？你為什麼要選這樣的題目呢？」妻子充滿疑惑地問道，只因為她的丈夫選擇了一個相對冷門的博士論文題目。她心中的疑惑需要得到一些解答，才能促使她更理解丈夫並支持他。

「你想要聽短一點的版本還是長一點的？可以是一兩分鐘，也可以是一兩個小時？」丈夫知道自己可以講個沒完沒了，但對不懂聖經希伯來語的妻子或許沒有必要。

「你稍微解釋一下就行，我不想太燒腦，讓我這個門外漢可以瞭解一下你在做什麼就可以了。」妻子一邊準備晚飯，一邊回答剛從學校回家的丈夫。

「嗯！」丈夫略作沈思道：「希伯來語停頓型指一些有停頓標記的字詞，這些字詞經常出現在句子或語法單元的結尾，它的詞型和它出現在句子開頭或中間時不一樣，主要是元音（即母音）改變，或字的重音位置不同。」

丈夫繼續道：「我還是給你舉個例子吧。比如說，如果彌迦先知自我介紹的話，可以有兩種表達方式。通常情況下，他會用連續型表達：

אָנִי מִיכָה (’āni Mikā)，即『我是彌迦』。

但如果為了表示強調，則可以使用停頓型：

מִיכָה אָנִי (Mikā ’āni)，即『彌迦就是我』。

你聽出區別了嗎？這兩種表達中的第一人稱代名詞『我是』的希伯來文是不一樣的。連續型（慣用表達）用的是 אָנִי (’āni)，是比較短的形式，重音在ni音節上，讀起來是去聲，就是中文的第四聲。而停頓型（強調表達）用的是 מִיכָה אָנִי (’āni)，是較長的形式，重音在元音a上，是揚聲，就是中文的第二聲。你也可以這樣理解：連續型的發音較弱較短，因為字詞出現在句子中間，會讀得比較快；相對的，停頓型的發音則比較長，因為字詞在句尾，會讀得比較慢。事實上，連續型是停頓型的簡化版本。」

妻子回應道：「你是說，停頓型是發音較長的字詞，那這在所有語言中應該都是很正常的現象吧？這樣的話，希伯來語停頓型有什麼特別呢？」

「希伯來語的停頓型之所以特殊，是因為停頓型是詞型特徵，也就是說，不是發音長短不同而已，而是變成語法特徵。字詞表達



MS 206  
Hebrew square book script, Iraq, 1st half of 11th c.

聖經希伯來語中除了停頓型系統以外，還有一套重音韻符系統。於是，兩套系統之間的關係就成了複雜的問題。In Biblical Hebrew, besides the pausal system, there is also an accent syste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systems thus becomes a complex issue.

停頓的意思，是通過元音的改變。如此，停頓就成為了類似複數、性別一樣的語法特徵。不過，這個語法特徵只適用於聖經希伯來語，現代希伯來語已經不怎麼區分停頓型和連續型了，一般只保留一個詞型而已，也就是說，連續型取代了停頓型。然而，聖經希伯來語中，卻有很多字詞都有多種詞型的區分。」

「你是不是說，停頓型包含了強調的意味？是不是指出這些停頓型，並且注意它們出現時的用法就行了？這樣的話，聽起來好像並不是非常難，為什麼還需要專門寫一篇論文呢？」妻子回應道。

### 停頓型vs.韻符停頓

「你說得對，但也不完全對。問題遠比我所描述的情況複雜許多。因為停頓型展現出多樣性，有些停頓型只出現在句子結束（一般情況下，句尾是標準的停頓位置）；但是，也有少數卻出現在句子的中間或開頭（即非停頓位置）。語法學家需要去解釋，為什麼停頓型會出現在非停頓的位置？這些可說是『偽停頓型』。」

丈夫接著說：「更為複雜的是，聖經希伯來語中除了停頓型系統以外，還有一套重音韻符系統。於是，兩套系統之間的關係就成了複雜的問題。傳統認為，後者（韻符停頓）的出現決定了前者（停頓型）的出現；大多數情況下，它們會一同出現在同一個字，叫作『同構關係』（即停頓型和韻符停頓同時標記一個字詞的停頓），但是，偶爾它們也會不一同出現，叫作『非同構關係』。」

「我現在有一點明白了，又是停頓型，又是韻符停頓的。你能再解釋一下嗎？」妻子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當然可以，再簡單介紹一下韻符停頓吧。韻符停頓指的是在現實吟唱/朗讀經文的時候所做的停頓。你可以把它看成是標點符號，要注意的是，希伯來文的標點符號是位於字詞裡面的，成為了字詞的一部分；不像中英文都是在字詞的外面。你還



作者（左一）全家招待陳宗清牧師夫婦（右一、二）用餐。

記得我在《恩福》雜誌76期上曾經發表過《馬索拉重音系統對理解聖經的幫助》嗎？你有空可以再去翻閱。我在這裡簡單說一下。馬索拉文士們給每一個字都添加了重音韻符。重音韻符有兩種：一種表示連續，一種表示停頓，可分別稱為連續韻符和停頓韻符。韻符系統是透

過韻符來表示連續或停頓，而詞型系統則是透過詞型來表示。要注意囉，我們所說的兩套系統中都有『停頓』和『連續』的概念，不要混淆。」

丈夫頓了一頓繼續說：「記住，詞型系統中，停頓型通常將元音延長，詞型的發音也較長；而連續型的元音通常維持不變或者變短——這些元音變化已經成為詞型的一部分，通過詞型來表示停頓與否。另一方面，重音韻符系統中，正如我剛才說過的，則是通過標註連續韻符或停頓韻符，來表達讀到這個字時要停頓、還是要連續。……你等我一下，我來打開手機裡的希伯來語聖經。」

妻子繼續在廚房里忙著，丈夫很快將例子找到了，遞給妻子看。

「看一下撒母耳記上七章17節吧，

וַיִּשְׁפֹּט אֶת-יִשְׂרָאֵל

(*wəšāṁ, šāpāt 'et yisrā'el*，直譯：且在那裡，審判以色列人)。

比如第一個字 וַיִּשְׁפֹּט (且在那裡) 有一個停頓韻符（中間字母下方T左邊類似L的形狀 [術語叫作：*tipphāh*]），中文翻譯時應該用一個逗號，以表示朗讀完這個字後有一個小的停頓。而 וַיִּשְׁפֹּט (審判) 則有一個連續重音韻符（中間字母下方T左邊的反向L [術語叫作：*mūnāh*]），所以在讀的時候不能停頓，中文翻譯也不需要加逗號。這裡很奇怪的現象是， וַיִּשְׁפֹּט (審判) 在連續重音韻符位置，但是卻用了停頓型。（ וַיִּשְׁפֹּט 是停頓型，因為中間字母下方的元音是T。對應的連續型是 וַיִּשְׁפֹּט，中間字母下面的元音是一橫，而不是T。此處出現的是停頓型。）如此，停頓型的出現就與韻符系統不吻合了，形成





論文的結論是：停頓型和重音韻符系統是相互契合，是一個整體；而舊約馬索拉傳統在元音和韻符關聯上是可靠的。The conclusion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that the pausal system and the accent system complement each other as a whole, and the Masoretic tradi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is reliable in its vowel and accent correlations.

更長的時間，去研究一個對很多人而言看似意義不大的話題？但是，對親歷者而言，這是一種特殊的召喚，是一個探索和學習的過程，其影響將難以言喻。

## 論文：希伯來語停頓型

筆者將在以下的篇幅簡單介紹自己博士論文的內容及意義，盼望能夠為感興趣的讀者解惑。

論文的題目是《馬索拉文本中希伯來語停頓型和韻符系統的共時性研讀》(Reading the Pausal Forms together with Hebrew Accents in the Masoretic Text)，主體內容包括三個部分。論文的結論是：停頓型和重音韻符系統相互契合，是一個整體；而舊約馬索拉傳統在元音和韻符關聯上是可靠的。

論文三個部分的內容如下：

### 一、研究歷史：合一觀點的挑戰及維護

第一部分是這個問題的研究歷史，即停頓型與韻符系統的關係。在這部分中，筆者檢索了從馬索拉時期到現代對停頓型的看法和研究。十九世紀以前的語法家，從馬索拉時期、中古語法家、宗教改革時期，到現代前期，都持合一的觀點，他們認為：韻符系統決定了停頓型的使用；即，停頓韻符標示出停頓，需要停頓型與之契合。至今，還有好些語法家持這種觀點。然而，聖經高等批判出現後，德國學者開始認為，停頓型和韻符系統是不同時期的產物，於是用兩個不同的傳統來解釋文本之間的不和諧。

在以上兩類觀點中，筆者支持合一的觀點。筆者在第一部分指出，聖經高等批判把不和諧和衝突解釋為不同的來源和傳統，是一種簡單粗暴的做法，基於一種錯誤的前提假設。不但如此，這種觀點對停頓型和韻符系統的理解過於僵化，認為停頓型只出現在韻律停頓位置，而韻符系統只不過是人為的植入文本。

筆者進一步綜述最近的研究，指出：停頓型擁有多種特性和功用，不僅僅只有停頓用法而已。停

頓型和韻符系統的「非同構關係」，並不能說明它們是兩個朗讀傳統牽強地合併在一起。而且，韻符系統也反映了韻律語言學的規律，是語言組成的一部分。

### 二、四方面論證：合一的朗讀系統

第二部分提供了四方面的論證，說明停頓型和韻符系統構成合一的朗讀傳統。

第一，從定量的角度說明重音韻符系統與停頓型的契合。停頓型出現在每節經文的結尾和每節經文中途的停頓，其中有99.55%和99.13%的情況與韻符停頓是「同構關係」；而「非同構關係」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分別是0.45%和0.87%。這麼高的契合度並不是偶然，而是刻意為之，或者被視為是一個停頓型的語法規則，即：標準的韻律停頓位置需要一個停頓型與之契合。而「非同構」特例之所以出現，是因為有時一些特殊的用法表達句法或意義的不停頓，雖然韻律停頓了；有時則是因為停頓詞型系統的缺陷，小部分詞失去了停頓型，只有連續型。同樣，在節中和節尾這兩個標準的停頓位置之

外，停頓型的使用並不完全受韻符系統決定，但是可以理解為兩者之間的互動配合。有時候韻律不停頓，但是意義和句法停頓。

第二，證明韻符系統有著韻律語言學的本質，可以用韻律層級來表示。韻律層級有四種：韻律詞、音系短語、音調短語、韻律話語。其中，韻律話語是最高層級，韻律詞是最低層級（韻律話語轄管音調短語，音調短語轄管音系短語，音系短語轄管韻律詞）。重音韻符系統與韻律層級非常相似，表示字詞之間的韻律層級關係。

比如：「我是一個小學生」是一句韻律話語。我們用中文標點符號來簡易說明，設定：不同「韻律詞」之間相連沒有標點符號，不同「音系短語」之間用頓號，不同音調短語之間用逗號，韻律話語後用句號。那麼，這句話可以用以下四種劃分來表示：

- 1、我是、一個，小學生。



筆者的論文捍衛了馬索拉標點傳統與文本的可靠性，對希伯來語聖經的翻譯、詮釋和教學都具有現實意義。This dissertation defends the reliability of the Masoretic punctuation tradition and text, which hold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transl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teaching of the Hebrew Bible.

- 2、我是，一個、小學生。
- 3、我，是一個、小學生。
- 4、我是、一個、小，學生。

這個例子當然還有其他的劃分方式，但是不會劃分為：我是一、個小、學生。也就是：韻律的劃分與韻律規則和意義有關。

比較韻符系統和被擄前猶太碑文中的標點符號，可以發現兩者之間的韻律規則幾乎完全相同。這不但證明韻符系統是語言的組成部分，而且說明此傳統是遠古的，正如馬索拉文士所說的一樣：韻符系統所代表的朗讀並不是他們的發明，而是一代代從祖宗流傳下來的。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韻符系統和停頓型一起，在很早的時候就是一個統一的整體。



On the left: a drawing of an ostrakon (pottery shard with writing on it) from Joseph Naveh's 1960 article in the Israel Exploration Journal. On the right: a photo of this ostrakon, via the Center for Online Judaic Studies.

調，更符合撒母耳習慣性的審判工作。

## 論文意義

總括而言，筆者的論文是一個非常狹窄和小眾的題目，但是有幾方面重要的意義：

首先，清楚定義了停頓型和韻符系統的語言學本質，以及它們在聖經希伯來語中的交互作用。

第二，從方法論的角度而言，保留了傳統對停頓型的認知，並借鑒了韻律語言學作為研究工具，支持傳統的解釋。

第三，捍衛了馬索拉標點傳統與文本的可靠性，對希伯來語聖經的翻譯、詮釋和教學都具有現實意義。

如果馬索拉經文中的元音標註和韻符系統是後期的，並且有自相矛盾之處，那麼馬索拉提供給我們的語言信息和文本的理解

就會大打折扣。有些學者正是據此，對韻符系統和馬索拉的理解置之不理，而根據其他的解釋，重新給經文添加元音和標點符號。筆者的論文正可以予以反駁，指出他們的作法並不公允，而馬索拉留給我們的舊約遺產何等寶貴。

作者是哥倫比亞國際大學舊約副教授。

### 第三，從韻律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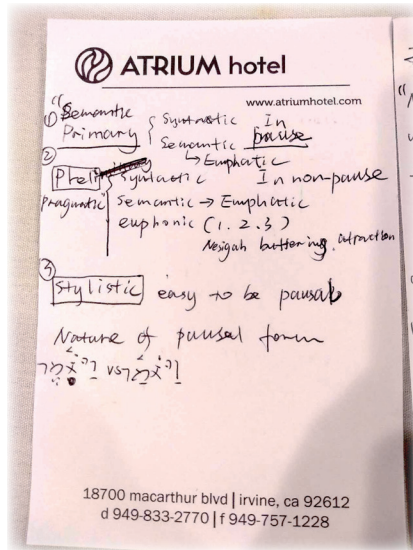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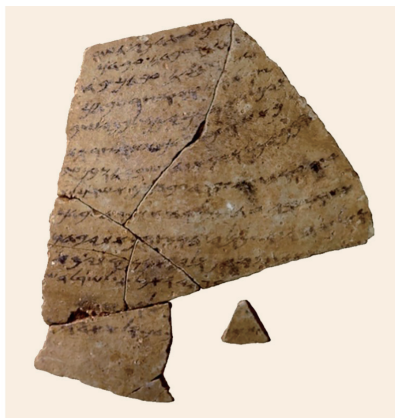
級的角度可以證明：希伯來語的元音變化同韻符系統所標註的韻律層級密不可分，這便從側面證明了停頓型和韻符系統是一個整體。

第四，說明停頓型語法化的過程，解釋了它的多元和不規則的地方。在停頓型形成的過程，有些停頓型只出現在標準停頓位置（句尾）或韻律話語的位置；有些停頓型卻可以出現在韻律詞的位置。換言之，不同的停頓型類型具有不同的韻律層級觸發門檻，這也就是為什麼有些停頓型比較容易出現在低層級，有些則出現在高層級。但這種韻律層級的規律並不能完全解釋停頓型，因為停頓型可以脫離韻律層級使用。而且其本身也是一個極其不規則的系統：有些類型只保留了停頓型，並沒有相對應的連續型；有些時候則剛好相反。然而，這些都可以從語法化的過程來解釋。

### 三、解釋：停頓型的其他功能

論文的第三部分解釋不同的停頓型和韻符系統的配合。停頓型除了表示停頓的基本功能之外，常常也有強調、修辭的作用，甚至還有一些延伸的意義。比如上文提到撒母耳記上七章17節的停頓型，是一種延伸的用法，很有可能標記出撒母耳「審判」的動作是持續的，因為停頓型延長的發音和強

陶片顯示希伯來語古代文本中有標點符號。



作者寫論文時的草稿，所用的紙張是「恩福家人退修會」酒店的便簽紙條。

# 靈性視域下， 真實與虛構的 創作探索

施瑋

## 一、文學的靈性視域

「文學」是一種具有特殊呈現方式的「人學」，人學就是「何謂人」。「小說」就是一個作家用小說的形式來呈現對「人」的觀察與認知；而這個「人」既是自己也是他人，是一個特定的人群，也是人類。

小說在怎樣一個範疇中呈現「人」，取決於作者對「人」認知的範疇。這種認知範疇有大小、深淺、高低，有因各種內外因素而自我迴避的，也有因不自知而自我遮蔽的——後一種更為普遍，也更為可怕。

我提出靈性視域是基於「人是有靈的」這個前提。為什麼說人是有靈的，這一點我早在2008年提出「靈性文學」這一概念和類別時已經做了闡述。<sup>1</sup> 簡單說來，從中國傳統文學理論中，人能參天地之象，性靈所鍾，實天地之心，故而才有對「文」、「道」之尊。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sup>2</sup> 我認為這是文學之為文學的根本。人有靈，且能藉著天地萬物感應「美」、「善」；古文中又稱「靈」為「福」、「善」。這種對



「人」屬性的認知，與希伯來古文明相同。希伯來文「靈」的意思是「呼吸」，是「風」，是「氣」。用塵土所造的人，因造物主吹氣進入其中，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創世記的這段話不僅說到人有靈，且啟示了「靈」的來歷（創二7）。

人裡面的靈有各種狀態：沈睡、清醒；昏朦、活潑；麻木、敏銳等，反映的是我們對天地之靈和自我之間關係狀態的自覺程度。所以我在此文中指的，並不僅僅是我曾經定義的「有靈活人」寫作的靈性文學，而是在更普遍的文學範疇中來談。我認為真正有意義的文學，也是遵循「言立」之道，打通人與天地

萬有之靈的呼吸，喚醒人裡面的靈，從而恢復人之所以為人的尊嚴、自由、喜樂，不再去順應、取悅人的靈性昏沈、肉體狂歡的動物性狀態。

「靈性視域」就是在活潑的、敏銳的靈性狀態中的人性觀察與文學呈現。靈性視域下小說的真實與虛構，就是在靈性光照下對小說的真實與虛構之間的思考與實踐。作為文學作品如果失去了靈性視域，所呈現出來的人和生活就相對來說是物質的、平面的。靈性文學在這個方面有著天

西方的現當代小說，特別是二十世紀以後的小說中，虛構與寫實的邊際早已經模糊。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novels of the West, especially those after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boundary between fiction and realism has long been blurred.

然的優勢。靈性通過生命呈現，因此，在記錄靈性生命時，靈性文學的視角必然具有靈性視域。

## 二、小說的虛構與真實

小說的虛構是形式與提煉，小說的真實是本質與審美。虛構是小說的一大特徵，可以說沒有虛構就沒有小說。但同時，真實是文學的本質，虛假是文學的毒藥。虛構並不等於虛假，反而在文學中，虛構是比所謂的眼見與耳聞的事實更接近真實的，是一種經過反思與剖析後的提煉。

王德威先生在《寫實主義小說的虛構》<sup>3</sup>一書中，對30年代寫實主義小說全盛時期的三位作家——茅盾、老舍和沈從文——做了精闢的研究，論述了茅盾小說中對革命與政治的寫實呈現，老舍小說中民族與愛國的悲喜劇，和沈從文小說中的鄉土情懷。至今，中國寫實主義小說仍主要侷限於這三個類型。寫實主義小說中的虛構是為寫實服務的，其虛構本身並不具有被積極關注的意義。

在中國文壇，寫實主義小說長時期一統天下（特別是長篇小說），在一些文學教科書中，虛構被認為是作者在小說創作過程中運用的一種藝術手段，是在塑造人物、敘述事件時進行的合理補充、重組和完善，目的還是創造出「源於生活而又高於生活」的文學典型。以至於虛構彷彿必須是源於真實體驗，最後呈現的也符合真實。但「真實」又是什麼呢？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對真實的定義大多即是經驗，個人經驗與社會共同經驗，也就是傳統——而個人經驗會自覺地屈從於群體經驗。

這就造成了兩個現象：其一，當代寫實主義小說寫的已經不是個人化的真實，而是共有的、概念化的「真實」，以至於寫實主義越來越背離文學的本質。從而出現千書一面，偽鄉土、偽民族、宏大敘事等虛張聲勢、假大空的作品。另一方面，先鋒派、實驗小說家，看似反叛，其實仍

是認可了「虛構只是藝術手段而非生命真實」這個命題，因此他們的文學實踐著重於藝術形式，自覺或不自覺地避開了生命的真實，最後自然就陷入了一個空殼的尷尬狀態。

阿·托爾斯泰說：「沒有虛構，就不能進行寫作。整個文學都是虛構出來的。」<sup>4</sup>他說的虛構是僅限於藝術手法呢？還是文學本身呢？其實回到中西方的小說起源，我們會看到虛構不僅是手段，也是內容本身。外國的小說源於神話傳說，其文體演變大致經過了“myth”（神話）、“romance”（傳奇）、“fiction”（散文虛構故事）、“novel”（小說）等階段。這幾個詞均含有「虛構」或「想像」的意思。中國小說源於早期口頭文學的神話傳說，和有文字後的哲思類寓言故事，集中呈現在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文集中，這些小故事又形成了成語典故，成為中國文化的語言根基。因此，從歷史的角度看，文學中的虛構恰恰呈現出

人性和思想的真實，並同時累積形成了文化的真實。

## 三、靈性視域中的虛構與真實

西方的現當代小說，特別是二十世紀以後的小說中，虛構與寫實的邊際早已經模糊。傳統小說寫作中，作者自覺地區分虛構與真實，現代作家在小說寫作中卻超越了這種區分，回到更原始的寫作狀態：我手寫我心。既然是寫「我心」，我心中所出現的一切人物場景就都是我所認識的真實。

這就帶出了「唯物主義」世界觀和「唯心主義」世界觀的差異。中國近當代的意識形態是「唯物主義」世界觀，文學藝術理論和創作實踐也深受其影響。改革開放以來，文學藝術上雖然有很大的突破，但常受意識形態和政治風向的影響，始終在兩極中忽左忽右、矯枉過正，沒有一個相對平和、自由、放鬆的文學回歸自然規律的



在寫作中我也曾猶豫於虛構和非虛構之間，但靈性的視域給了我一條超越兩者的道路。In my writing, I have also hesitated between fiction and non-fiction, but the perspective of spirituality has provided me with a path that transcends bo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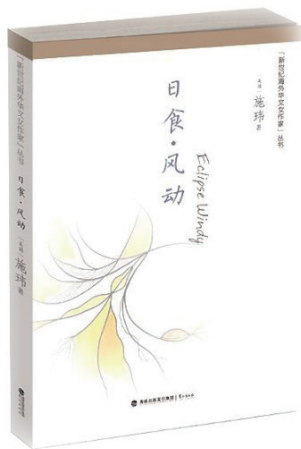
時期。

我認為，真正的唯物主義是難以與文學藝術共存的，並且唯物主義在客觀事實上也無法保證能指向人的真實。雖然我認為文學藝術是偏感知、經驗和個性的，但完全的唯心主義其實也不可能文學藝術中實現。即便是意識流的鼻祖伍爾夫（Virginia Woolf），她在意識流小說的創作中，敘述的視角是跟隨散漫而旁觀的目光，以及目光後面或緩或疾的思維意識，包括記憶、分析思考、腦子裡的語言、聯想等。但她筆下的每一個細節、景物都是真實的，是非虛構的存在狀態，只是她拒絕人為地按故事邏輯或理念來整理、組合它們，而是忠實地、細微地呈現意識流動的原狀。如果我們否認唯心的、個人化的意識流動的合理與真實性，意識流小說中所有的真實細節就成了一地無意義的碎片。因此，意識流小說創作所呈現的是：客觀物質依靠主觀心理而取得在文學中存在的合理性和意義。

我在中篇小說《紙愛人》中，雖然表達的思想和審美是當下、都市、知識分子的，但使用的仍是這種傳統的意識流寫作手法。小說以丈夫和妻子兩個人的視角輪流接續地講述，每個人都是主觀的，其想法、回憶、看見的事物（包括極細少的，或是表面上看不適合此刻氛圍的）都隨著敘述的意識小溪自然地串連在一起。但在這種看似大大小小、相關無關的串連中，其實是以眼見為主線來推動小說的情節。

但到短篇《日食》的寫作時，我開始進入一種將心裡看見的場景與眼睛看見的場景同等對待的「意識流」。「心見」與「眼見」，幻象與現實，好像一堆混在一起的珠子，敏感地跟隨潛意識中的認知順序將它們串連起來，成為一根完整的項鍊。

而被多本選集收錄的我的短篇小說《躲藏》，則是以心靈意識流的方式，在真實與夢境，靈性的感知與記憶之間自由流動，描述了成長中與父親的關係，呈現被壓抑的生命遇見救主耶穌的情景。以心靈的虛景來寓示生命的



實情，描寫耶穌如何帶我走出社會「父權」的壓制，而釋放生命的樂章。

我的早期短篇小說代表作《那夜，風動》描寫的是救恩臨到之夜的情景，將四個場景重疊交叉描述，以呈現耶穌基督替死的救恩。一是，兒時鄰居在門框上上吊，給我留下了對死亡的恐懼；二是，我與死者兒子春仔在北京後海的對話；三是，救恩臨到之夜，我在美國心靈陷於無意義的「垂死」狀態。四是，那晚，上帝與我之間，靈與靈的對話，以及祂的呼召。

在寫作中我也曾猶豫於虛構和非虛構之間，但靈性的視域給了我一條超越兩者的道路。從靈性的角度來看虛構與真實，我發現可以脫離為寫實主義服務的虛構，同時讓靈眼所見、心眼所見和信心所見的都進入真實的範疇。因為重要的不是你所見的，重要的是你如何感受和認知你所見的。小說不是新聞報導，就如同繪畫不是拍照。文學藝術整體的走向是從「寫實」走向「寫心」，準確地寫出每一個作家心中的圖景。這個圖景是個性化匯聚的共性，是體驗性的命運與過程，是有靈性介入的生活，是當下的、現代的，是敏銳、細微而又多層次的，甚至是模糊的。

剛剛完成的長篇小說《故國宮卷》，<sup>5</sup>取了當下年輕人喜歡的穿越模式。今天遊戲族和E世代的人對文學藝術的需求更傾向寫心，而非寫實。但小說以虛構的穿越框架，整合串連了四個真實的時空中真實人物的命運，來反思中國文化中最重要儒家與老莊，呈現當下人在虛幻與真實間的取捨。這是一次新的虛構與真實的小說創作嘗試。

#### 四、歷史呈現中的虛構與真實

2008年我提出了靈性文學。既然要呈現有靈活人的思想與生活，我就開始對一些散在美國各大學圖書館裡的史料，以及散在各地的歷史見證人越來越感興趣。在虛構與非虛構小說之間，我的靈性文學創作實踐，一是努力將歷史中被遮蔽的人群，更真實地呈現出來，這個真實不僅是時空和事件，也是人靈魂中的狀態。二是努力將歷史與現實中彼此獨立的人物與事件之間的、共性的文化走向，或說是民族的求索與沈浮的內在精神軌跡呈現出來。三是努力將被世俗和文化所遮蔽的自我剝離出來，面對本我，並穿透本我，呈現人裡面的尊嚴、靈性的光輝。

「靈性視域」讓小說創作可以突破眼見的物質性真實，而抵達生命體驗與情感的真實。The “spiritual perspective” allows novel writing to transcend the visible material reality and reach the truth of life experiences and emotions.

2016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叛教者》，<sup>6</sup>我用了十年時間，以非虛構的人物和社會事件為經，以靈性構架的信仰與人性為緯，編織一幅中國基督徒的群像長卷。資料收集整理和反思性分析構架的方式，完全是非虛構、甚至非文學的學術研究方式，然而書寫敘述時，卻大量使用文學性虛構性的心理推論，甚至第四章整體為意識流式的心靈獨白。但這個心靈獨白並非主要基於作者自己的言說，而是基於對書中人物原型的大量書信、論著的研究，以同被一靈所感的靈性相通為寫作的前提與信念。

2020年出版的44萬字《獻祭者》，<sup>7</sup>從內容上可以說是《叛教者》的姐妹篇。《叛教者》是寫一群人，《獻祭者》主要寫一個人；時間上是相連接的，思想內核上是互補的；一部是基於真實史料事件的小說寫法，一部是基於詳盡的日記，以心路歷程為線的非虛構寫作，兩者形成一種完整的




表述。《獻祭者》的主人公是中國最早獲得美國博士學位的前三名，這位傳奇人物留下了四十本日記以及大量書信和手稿，耶魯大學圖書館甚至館藏了從未披露過的他被關在精神病院時的中英文筆記。

閱讀並整理這些手稿是一件極繁重的工作，但這些手稿記錄了中國二十世紀20年代早期留學生在美國的生活和思想。這些日記也為我提供了進入主人公精神世界的可能，超越眼見和物質的信仰也讓我相信曾經在他裡面的靈也在我的裡面，因此靈性文學作家可以藉著「靈修」達到靈裡的敏感和活潑，從而讓寫作成為一個通道，讓靈藉著這個真實存在過的人，通過我的文字，向這個世代的人說話。

2022年出版了66萬字的長篇非虛構歷史文學作品《殉道者》。<sup>8</sup>我對1900年的這場震驚世界、也成為中國現代歷史進程轉折點的大事件，

進行了最為詳實和多維度的描述。因著研究，我將重點比較集中於山西（包括現在的部分內蒙古），是教難發生最多的省，無辜死難者佔全國庚子事件死難者數量的絕大部分，但恰恰是歷史研究和文學描述所忽略的地區。我的歷史寫作相對來說，不是聚焦歷史事件和政治風雲，而是更多聚焦人性和社會衝突，形成了類似小說閱讀審美與情感共鳴。這也是非虛構文學應有的特質。

非虛構歷史小說《叛教者》、非虛構歷史人物傳記《獻祭者》、非虛構歷史事件《殉道者》三部作品，以三種非虛構文體，書寫出從1900年到1970的中國現當代歷史，形成了我對非虛構文體的探索。從另一個角度說，這三部曲又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非虛構寫作，而是我在靈性視域下進行的又一次對小說虛構與真實的創作探索。

總的來說，「靈性視域」讓小說創作可以突破眼見的物質性真實，而抵達生命體驗與情感的真實；讓小說的虛構特質可以脫離低層次的、服務性的、手法技術的限定，而轉化成精神的真實，並與物質的真實融化互動，產生新的文學魅力。

（本文節選、改編自作者的學術論文《靈性視域下小說的真實與虛構》）

#### 參考文獻

- 1、施瑋：《開拓華語文學的靈性空間——「靈性文學」的詮釋》，海南師範大學學報刊發2008年第6期。
- 2、《文心雕龍—原道篇》。
- 3、王德威，〈寫實主義小說的虛構〉，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 4、阿·托爾斯泰，〈論文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252頁。
- 5、施瑋：《故國宮卷》，《作家》，2018年第9期。
- 6、施瑋：《叛教者》，美國南方出版社，2016年版。靈性文藝出版社，2020年再版。
- 7、施瑋：《獻祭者》，靈性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
- 8、施瑋：《殉道者》，靈性文藝出版社，2022年版。

作者為詩人、作家、畫家。

# 走入以巴文學

## (2之2)

陳韻琳

「走入以巴文學」全文共分為兩大部分，此文是第二部分。前文談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格農（Shmuel Yosef Agnon）以及以色列作家奧茲（Amos Oz）、巴勒斯坦作家拉加·薛哈德（Raja Shehadeh），本文則介紹1948年以色列建國後，在文學作品中所呈現的戰爭情境下的以色列生活，以及缺乏國家主權的巴勒斯坦人所面臨的自我認同危機。

### 無法逃避的戰爭，幾代人的陰影



以色列作家大衛·格羅斯曼（David Grossman, 1954 - ），父親是來自波蘭的猶太移民，母親則在以色列出生。父親於1971至1975年在軍隊服役，負責情報工作，但未上前線；1982年又到黎巴嫩東部陣地作為預備役軍人。這次服役

經歷讓他成為反戰、呼籲和平的意見領袖之一。2006年，格羅斯曼參與一次停火呼籲後不久，其20歲的次子烏利遭黎巴嫩真主黨反坦克飛彈擊中而身亡。格羅斯曼的喪子之痛久久無法平復。為了紓解痛苦，他創作了《直到大地盡頭》、《在黑暗中寫作》。

《直到大地盡頭》（*To the End of the Land*）的故事串連了1967年六日戰爭、1973年贖罪日戰爭以及2000年巴勒斯坦人民大起義時以色列的常備軍

人大動員。1967年六日戰爭時，13歲的伊蘭、阿夫拉姆和奧拉三人皆因病毒感染導致肝炎併發症，住在隔離病房，由一位阿拉伯女人照顧。阿夫拉姆最先好轉，隨後奧拉醒來。在等待伊蘭醒來期間，兩人談了不少私密話。奧拉的好友阿達剛在車禍中去世，班上就再沒有人談起她，這讓奧拉感到非常難受。媽媽對奧拉說，他們這一代都經歷過大屠殺，不想觸碰創傷、死亡這類事情。這段奧拉與阿夫拉姆的私密談話出現於故事的首與尾，前後呼應。

三人都好轉後，均被強制出院，以便把病床留給受傷的軍人。阿夫拉姆與伊蘭本來就是好友，認識奧拉後，三人從相識的13歲一起成長到18歲。阿夫拉姆與伊蘭都有藝術特質，分別創作文學戲劇和爵士樂。在這相伴成長的五年間，三人情竇初開，是典型的三角戀——阿夫拉姆喜歡奧拉，視奧拉為他的創作謬思；奧拉卻喜歡伊蘭，而伊蘭察覺好友喜歡奧拉後，便對情感抵死不表態。

18歲時，三人一起入伍。作為女性，奧拉比伊蘭與阿夫拉姆早退役，並進入大學。距離伊蘭與阿夫拉姆退役只剩一個月時，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開打了！

一日，伊蘭與阿夫拉姆從西奈半島的軍事基地打電話給奧拉，愉快地叫奧拉抽籤，由她決定誰退役，誰繼續服役。他



以色列人難以抹去戰爭的陰影，必須世世代代承受著，永無休止。  
The shadow of war is difficult for the Israelites to erase; they must bear it for generations, without end.

們會這麼愉快，是因為六日戰爭以色列打得太順利了。他們以為，這次戰爭同樣打幾天就會結束，自己還能成為英雄。奧拉的抽籤結果是，阿夫拉姆要留在西奈半島。

贖罪日戰爭中，如我們所知，西奈半島被埃及攻下來了。為了阿夫拉姆，伊蘭冒險反向往西奈半島走，結果真的遇上阿夫拉姆所在的堡壘即將被攻陷。阿夫拉姆受傷，語無倫次地透過廣播求救，如同交代遺言般將他深愛的奧拉與尚未完成的創作託付給伊蘭。而伊蘭恰好正在聆聽。

贖罪日戰爭摧毀了以色列六日戰爭後的傲氣，也讓他們生出「還是有可能會亡國」的危機意識。以色列透過外交途徑跟美國協商取得軍事支援後才轉危為安，又費了許多力氣，終於將逝者遺體與戰俘贖回。阿夫拉姆被營救回來時，已不成人形。要讓他重新回復正常生活，是曠日持久的功夫。奧拉與伊蘭都心懷愧疚——之前不經意的抽籤遊戲，竟毀了阿夫拉姆！

現在，他們三人之間再也不可能回到以前的關係。奧拉與伊蘭一直調整著生涯規劃，以一種贖罪的心態，照顧半死不活的阿夫拉姆。奧拉與伊蘭生了一個兒子亞當。但他倆卻無法像一般夫妻，伊蘭甚至逃避自己的親生兒子。當阿夫拉姆狀況慢慢好轉，奧拉為了激起他的生存鬥志，重建他的自信心，也和他生了一個兒子奧弗。伊蘭知道後非但不生氣，反而愛阿夫拉姆的兒子奧弗比愛自己的兒子亞當更多。

爾後，阿夫拉姆故意地消失了。兩個兒子慢慢成長，並且複製著當年的伊蘭與阿夫拉姆。只是，這個家庭壟罩在一個龐大的陰影下，大家都不敢讓自己太快樂，彷彿已消失的那一位，無時無刻不在這個家庭中。

亞當與奧弗都遺傳了自己父親的藝術天賦。亞當將自己創作的音樂劇命名為《從以色列流亡》；奧弗拍攝了一部11分鐘短片，記錄了一個普通男孩生活中普通的一天，但影片只有影子，沒有任何有血有肉的人。

亞當與奧弗先後到了服役的年齡，與伊蘭之間的軍旅話題，成為奧拉最不想參與的部分。當奧弗終於臨屆退役，奧拉欣喜家中從此再也沒有人在部隊。她為奧弗安排了一趟加利利之旅，一起慶賀脫離軍旅的新生活。沒想到，巴勒斯坦人民大起義爆發了！以色列開始徵召常備軍服役。

奧拉驚恐地發現，奧弗竟主動打電話給軍營要求再入伍，就像伊蘭、阿夫拉姆當年不知大禍即

將臨頭的隨興一樣。伊蘭與亞當正在南美旅行，只剩奧拉單獨面對。恰於此時，阿夫拉姆的聲音突然在電話那頭出現，問：「他退伍了嗎？」奧拉像溺水之人突然發現浮木，向阿夫拉姆求救：「陪我！幫幫我！救我！必須是你，阿夫拉姆，陪我去加利利，代替奧弗。」

作為奧弗真正的父親，阿夫拉姆勉強上路。旅程中，他斷斷續續地聽奧拉回憶自己缺席歲月中的故事。讓他意外的是，伊蘭、奧拉和兩個兒子過得並不輕鬆愉快；而他過去總以為他們是快樂的。奧拉說：「因為這麼多年來，我們總是感覺你在後面望著我們……」

以色列人難以抹去戰爭的陰影，必須世世代代承受著，永無休止。一如奧弗的名字Offer，世世代代的生命獻祭。

## 過得像猶太人，或變成猶太人

《第二人稱單數》（*Second Person Singular*）是巴勒斯坦作家薩伊德·卡書亞（Sayed Kashua，1975 -）於2010出版的作品，將生存於以色列國境內巴勒斯坦人身份認同的危機感，刻劃得非常鮮明。

卡書亞是出生在以色列蒂拉（Tira）的巴勒斯坦作家和記者。蒂拉位於以色列和約旦河西岸交界處的三角地帶，這些城鎮曾是巴勒斯坦領土的一部分，但在1948年的以阿戰爭和隨後的領土變動中，它們被劃入了新成立的以色列國。儘管如此，這些城鎮的居民大多保留了他們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身分，並且在文化和社會活動中維持與巴勒斯坦人的聯繫。卡書亞就讀以色列藝術與科學學院、希伯來大學，並與妻子搬進以色列猶太社區居住。他致力於成為雙方溝通的橋樑，向以色列人講述巴勒斯坦人的故事時，都刻意以希伯來文寫作；最後卻發現





書寫二十五年後，卡書亞終於對生活在以色列國境內的阿拉伯人可以獲得和平與平等，徹底地絕望了！  
After twenty-five years of writing, Kashua has finally become completely disillusioned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Arabs living within Israel's borders achieving peace and equality!

自己遭兩邊夾擊，雙方都不信任他。書寫二十五年後，卡書亞終於對生活在以色列國境內的阿拉伯人可以獲得和平與平等，徹底地絕望了！他於2014年搬到美國。他在國土報專欄最後一篇文章是《作為一名阿拉伯以色列作家的危險》。

《第二人稱單數》中，最先出場的人物是一位巴勒斯坦律師，妻子在社工單位工作。居住在以色列境內成功的巴勒斯坦人，職業差不多都以律師、會計師、稅務顧問與醫生為主，這些職業人士擔任著無公民權的阿拉伯人與以色列官方的中間人。這種中間人有幾千名之多，住在耶路撒冷，卻與周圍的以色列人脫節，永遠被視為異鄉客。巴勒斯坦人則對這些人有著複雜的情感：一方面，他們認為這些人住在以色列，如同半個猶太人；另一方面，這些人對巴勒斯坦人而言卻又必不可少——少了這些人，誰來代表東耶路撒冷與四周村落的居民，幫助他們應付講希伯來語的法庭與稅捐機關？誰來代表他們對抗保險公司與醫院？而這位主角律師，正是巴勒斯坦人中少數的成功人士，事務所在耶路撒冷黃金地段的喬治國王街。

有一天，律師去二手書店買了一本托爾斯泰的《克羅采奏鳴曲》，結果發現書的左上角有原本擁有者的簽名「尤納坦」（一個猶太人的名字）。而當他翻閱時，一張字條從書裡掉落，是律師妻子的筆跡，以阿拉伯語寫著：「我等你，你沒來。希望你一切都好。我想謝謝你昨天帶給我美好的一晚。明天打電話給我。」

律師的世界就此崩塌了！誰是尤納坦？他是妻子的情人嗎？律師拿字條給妻子看，妻子卻完全不記得，甚至否認是她寫的。律師覺得妻子有所隱瞞，於是對妻子展開秘密調查。這時，故事轉向第二個男主角「我」。

「我」是家鄉在三角地帶的蒂拉、後搬到迦朱里亞的窮困人。迦朱里亞是個連巴勒斯坦人都嫌棄的地方，因為當地有很多被警察送去的逃難者。「我」個性膽怯孤僻，在學校不時被霸凌，從事教育工作的母親想盡辦法把「我」送到猶太學校讀了兩年書。這是「我」最快樂的兩年，因為根本沒有人理「我」，也就是這兩年，「我」學會了希伯來語。

「我」在東耶路撒冷從事社工工作，為了多賺

錢，還找到一份照顧全身癱瘓病人的夜班工作，而這個癱瘓病人的名字就是「尤納坦」。「我」在社工單位偷偷喜歡上一個女孩，名叫萊拉。第一次約她出席一個公共場合，「我」在尤納坦的衣櫥裡挑了一套格調高雅的衣服。然而「我」才到會場，便發現萊拉早已融入了人群。「我」儘管穿著高雅，卻顯得一無是處。「我」便暗暗離開了。

當晚，「我」去照顧尤納坦之前，先摸黑走進無人的辦公室，手上拿了一封短信，寫著「我辭職」。同時，「我」發現信箱裡有張留給他的字條，上面寫著：「我等你，你沒來。希望你一切都好。我想謝謝你昨天帶給我美好的一晚。明天打電話給我。」「我」將字條帶走，當晚，睡在尤納坦旁邊，隨手翻著尤納坦的書《克羅采奏鳴曲》，並順手把字條夾入這本書。



「我」辭掉社工，全力照顧尤納坦，每天翻閱尤納坦的藏書，並在他的抽屜裡找到一台相機，將底片洗出，方知尤納坦的癱瘓是自殺未果造成的。自殺在猶太社群裡是重罪，當事人不得埋進猶太人墓區。「我」早就發現尤納坦的母親露夏蕾從不曾好好看兒子一眼，她對兒子的自殺心存憤怒。露夏蕾的家族來自德國，因著在歐洲被極端右派逼迫過，露夏蕾持左派思想，這讓她對巴勒斯坦人心存同情。當露夏蕾發現「我」偷穿她兒子的衣服、分享兒子的音樂與書籍時，她默許了這一切。她看出「我」渴望

猶太人的身分，當尤納坦離世的日子到來，她要「我」做選擇——交給殯儀館哪個身分？「我」交出了自己的身分。於是，露夏蕾的兒子以埃米爾·拉哈夫的身分，在清真寺進行儀式，下葬於伊斯蘭墓園；「我」卻成為了尤納坦。

故事交織到這裡，律師說出妻子的名字：「萊拉」。於是，讀者恍然大悟，律師所懷疑的妻子外遇，其實是幾年前一個社工職場發生的小事。巴勒斯坦人拉哈夫，約實習女孩萊拉去一個公眾場合，未料拉哈夫並沒有出現，於是萊拉寫了張字條。這件小事，兩人都沒放在心上。而那晚，萊拉回到跟人合租的公寓，遇見了來訪的室友哥哥（就是律師）。後來，兩人結了婚。律師的婚姻、人生本應就此圓滿，未料尤納坦過世，他的書被賣到二手書店，恰好那本《克羅采奏鳴曲》被律師買了去，並

《耶路撒冷的女人》……寫於2000年巴勒斯坦人民第二次大起義期間的故事，……書寫著「無名的、微不足道的死亡」。A *Woman in Jerusalem* ... a story written during the Second Palestinian Intifada in 2000, ... depicts "nameless, insignificant deaths."

發現了裡頭的字條。

律師透過私家偵探的調查，終於跟在藝術學院就讀、即將畢業的「尤納坦」見面了，懸疑般的劇情豁然開朗。

兩個來自約旦河西岸的男人，一個雖是成功的律師，但在故事中無名無姓；另一個已更換身分，從巴勒斯坦人變成了猶太人。而名字出現最多次的，卻是不想活下去的猶太人「尤納坦」。這是《第二人稱單數》最有意思的地方，反映出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之身分認同危機。

故事最終，兩個巴勒斯坦男人互相取得了諒解，但律師的不安全感卻沒有消除。當他去看尤納坦的畢業攝影展，他看到其中一幅作品：一個女人的裸背，他又開始擔心這是萊拉。故事就在律師的疑心再起中戛然而止。律師儘管事業成功，但是，他永遠得不到真正的自信——這就是故事的餘韻。

## 為何你們都把耶路撒冷當故鄉？

《耶路撒冷的女人》（*A Woman in Jerusalem*, 2004），是以色列作家A.B.約書亞（Avraham Gabriel "Boolie" Yehoshua, 1936 – 2022）寫於2000年巴勒斯坦人民第二次大起義期間的故事。他透過這故事書寫著「無名的、微不足道的死亡」。

A.B.約書亞，先輩是來自希臘的東方猶太人（塞法迪），母親則來自摩洛哥；因此，他代表了以色列的地中海身分。他經常強調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過去有著共同的歷史，所以他強烈反對以色列對約旦河西岸的統治和佔領。

《耶路撒冷的女人》描述一女子在街頭爆炸中受重傷，兩天後去世，身分不明地躺在醫院太平間裡，無人哀悼。後來，在女人的購物袋裡發現一張血跡模糊的破爛工資單，得知她曾在一個大麵包廠工作，這件事被記者報導出來。就這樣，麵包廠的人力派遣經理被迫出來負責，處理這個女工的身後事，並找到她的家人。經理找到了她之前的口述

資訊：「我的名字是尤麗婭·瑞格耶芙（Yulia Ragayev），機械工程師。有一個13歲的兒子。我想要留在耶路撒冷。……我給任何需要我的人幹活。雖然我有工程師的文憑，有什麼關係呢？……現在我媽在村裡，她也想要來耶路撒冷。……」從這段口述與她的照片，可判斷這女人來自俄國，約莫來自中亞一帶。

經理開啟了一段長長的送葬旅程，要將瑞格耶芙送回家鄉她兒子身邊。兒子被當地領事帶到機場，接到棺木時，他開始大哭、尖叫、咒罵，說都是外婆害的，是外婆把他的母親送去耶路撒冷的。而外婆這時正去某修道院朝聖，聯繫不到她。唯一的辦法是，陪男孩一起將棺木送到外婆家鄉。

這段路不僅漫長，也非常辛苦。他們經過一個又一個村莊，不斷問路。大家都很友好，也都心存疑竇：「聽說棺木來自耶路撒冷，棺木裡裝著一個在別人的戰爭中被殺的女人。為什麼她會從一名工程師，變成了死在他人戰爭中的清潔女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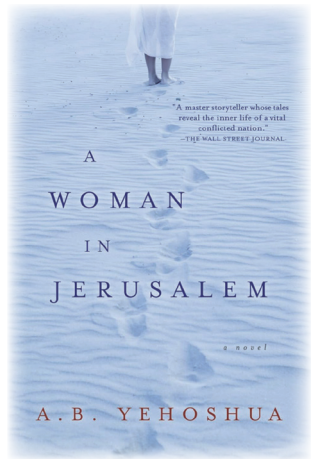
他們終於完成這趟旅程，並等到了男孩的外婆。老太太最震驚的竟不是女兒的死亡，而是把她運了回來。她說：「難道不能在耶路撒冷這個死者選擇居住的城市，為她舉行一個喪禮？那是她的城市，是所有人的城市。」她倒在經理腳下，懇求讓她的女兒回到那個奪去她生命的城市，那樣的話，受害者的母親，也能有權成為那個城市的一份子。

「所有人的城市？」經理終於明白他之前一直想不通的問題：「為什麼是耶路撒冷？」一個像她那樣的工程師來耶路撒冷，一定不只是為了工作，她來，是因為她覺得這個破舊的城市也是她的。她是猶太人，儘管住在曾被蘇聯掌控的中亞，儘管已改信基督教。

## 以巴的羅密歐與茱麗葉

最後要介紹的故事，是在對立關係中永遠會發生的「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愛情故事，無法避免都以悲劇告終。

以色列作家薩米·邁可爾（Sami Michael, 1926 – 2024）成長於伊拉克，他的母語是阿拉伯文，他花了大約十五年時間才從阿拉伯文寫作轉向



邁可爾與拉賓雅，一男一女兩位以色列作家，都有中東背景，書寫出來的以巴愛情故事也都充滿了對巴勒斯坦處境的同情與感同身受。Michael and Rabinyan, two Israeli writers—a man and a woman—both with Middle Eastern backgrounds, write love stories between Israelis and Palestinians, filled with sympathy and deep empathy for the Palestinian plight.



希伯來語寫作。他將這種轉變定義為「奇蹟」。因著自身從中東阿拉伯世界移居以色列，身分地位比從歐洲過來的猶太人低，他對這樣的處境特別有感，於是在作品《瓦地的小號》（*A Trumpet in the Wadi*, 2009）中塑造了蘇聯倒台後從俄國移民以色列的猶太人，他們也是比較受歧視的一群。

故事中的阿拉伯人女主角赫達，爺爺因瘟疫從埃及逃到巴勒斯坦地，差一點死於途中，幸被貝都因人所救。因為經歷瀕死，人生反而變得豁達。1948年以色列建國後，他便不再離開海



法，一直住在瓦地這個以色列境中的猶太阿拉伯混居小社區。赫達的父親過早離世，他成為赫達母親的精神力量。

赫達在一間以色列旅行社工作，她很努力地讓自己表現得「比以色列人還要以色列」。有一天，她發現自己樓上來了一個會吹小號的猶太人，名叫亞歷克斯。亞歷克斯的父母當年因篤信共產主義，從波蘭移往俄國，卻因不諳政治遊戲被弄成反動分子，先入獄而後被驅逐，所以才來到以色列。

對於赫達跟亞歷克斯相愛，爺爺並未反對，母親也就默許了。可是以阿衝突的大環境卻無法繼續鼓勵這樣的愛情。2006年，以色列與黎巴嫩真主黨的戰爭，赫達的表弟到貝魯特打仗，就此不僅赫達的母親跟亞歷克斯關係開始緊張，亞歷克斯在阿拉伯社群也飽受敵意。當赫達的表弟在黎巴嫩被殺後，赫達的母親開始視亞歷克斯為仇人。

最終，亞歷克斯被徵召去戈蘭高地服役。他們真的成為敵對的兩方。這場艱難無比、難以為繼的戀愛，最後以亞歷克斯戰死告終。或許這是最好的結局？但赫達已懷孕了，最後是赫達在亞歷克斯的墓前問：「亞歷克斯，我該把這孩子放在阿拉伯人中養，還是放在猶太人中養呢？」

作家朵莉·拉賓雅（Dorit Rabinyan, 1972-），祖輩也是中東猶太人，來自伊朗，拉賓雅則出生在以色列。2014年，她出版了《愛的邊境》（*All the Rivers*），此書因以巴通婚的暗示，隨以巴政治情勢之緊張引發爭議，最後從國高中指定教科書中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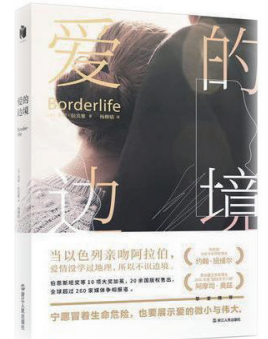
架。被下架後，此書反而銷量激增。

故事中的猶太人女主角莉雅特於紐約讀書期間，愛上了巴勒斯坦人哈米。



她知道畢業後一定得回以色列，這段戀情是無法繼續的，所以跟家人通電話時，總是刻意地要哈米迴避。這樣的愛情勢必難以為繼，作者安排的結局也是死亡。

邁可爾與拉賓雅，一男一女兩位以色列作家，都有中東背景，書寫出來的以巴愛情故事也都充滿了對巴勒斯坦處境的同情與感同身受。以色列儘管有各式各樣來自不同文化和背景的猶太人，卻刻意抹除阿拉伯文化、非歐洲文化（如非洲、地中海、中東、中亞）的影響力，讓以色列盡量變得「單一而純粹」，就文化面向來說，割捨掉了原本的豐富資源。



## 結語

以色列與迦薩開戰後，我多次受邀到教會，從以巴文學談以色列與約旦河西岸的百年糾葛；令我驚訝的是，大家對以色列的認識多來自舊約聖經或前往耶路撒冷觀光朝聖的經驗，並由此建立了強烈的宗教情感連結。然而，對於世俗政權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的屯墾問題，卻顯得漠不關心，甚至一無所知。故此，「基於信仰立場一定要支持以色列」的呼聲在教會也相當高。

以巴衝突本就是一場歷史悠久的糾葛，並引發極為分歧的觀點。本文無意從政治或軍事角度評判是非，而是衷心期望平信徒在面對以色列時，能超越純粹的宗教情感，不忽視世俗世界所需的同理心與正義。本文篩選出以巴文學中的經典作品，希望透過藝術與文化，呈現那些因宗教情感過度連結而被忽略，卻值得深思的世俗面向。✚

作者為平面與網絡媒體作家，致力於推廣「為成人說故事」。

# 為持久影響 而寫作和出版

## —2024年LittWorld全球基督徒出版大會

天靈

### 參會緣起

2024年11月，我參加了於墨西哥Puebla舉行的「LittWorld全球基督徒出版大會」。臨時決定參加這個會議，內中有一段奇妙的緣起。

10月金秋的一個晚上，我邀請教會裡一位剛從耶魯神學院畢業的Macie姊妹到家中用餐。她興奮地告訴我，自己剛完成家族歷史中一位女性朱莉亞·沃德·豪（Julia Ward Howe, 1819-1910）的傳記。朱莉亞是美國內戰時期聖詩《共和國戰歌》的歌詞作者，其中著名的旋律是「榮耀，榮耀，哈利路亞」。Macie正在尋求發表傳記，向我詢問出版方面的信息。我想起十四年前在耶魯神學院讀書時遇到的John Maust，他是基督教出版國際媒體（Media Associate International, 簡稱MAI）的總裁。我就向Macie推薦了MAI這個機構。

Macie離開後，我想到：自己從畢業後就與John Maust失聯了，他還在MAI服事嗎？我上網查看，驚喜地發現John Maust依然是負責人，並且11月份MAI將舉辦三年一次的「LittWorld全球基督徒出版大會」！（LittWorld是指“Literature Training World”）。

就這樣，神再度連結我與MAI，並召喚我參加大會。感謝神，我見證了John Maust卸任總裁的歷史時刻，以及新總裁Heather姊妹上任的感人場景。神也藉此機會開拓我的屬靈視野，帶領我看見祂在普世文字工場的奇妙作為！



### 會議內容

此次會議的主題是「為持久影響而寫作和出版」。2024年11月3至8日，來自世界50個國家的200多位基督教文字與出版工作者，聚集在墨西哥古城Puebla充滿藝術氣息的Presidente InterContinental酒店，進行互動交流。期間，40位基督教出版與寫作專業人士發表了10個主題演講，舉辦了42個工作坊。

主題演講的內容包括：（1）為持續影響而寫作；（2）為持續影響而堅持；（3）為持續影響而出版；（4）作懷疑時代的真理宣講者；（5）為兒童與青少年寫作基督教的書；（6）AI在國際基督教出版中的作用；（7）三十五年MAI培訓事工中最難忘的「箴言」；等等。講員來自墨西哥、肯尼亞、阿根廷（美國宣教士）、英國、美國、菲律賓等國家。

工作坊的專題可分為三大類：

第一，作者培育類：（1）在寫作之前就幫助作者；（2）在地方教會培育作者與創意；（3）啟發作者寫出最好的文字。

第二，寫作過程類：（1）撰寫信仰生命回憶錄；（2）成功作者培訓秘訣；（3）寫作者的心靈關顧；（4）構建基督教小說中複雜的人物；（5）為兒童與青少年寫作勾動心弦的小說。

第三，出版發行類：（1）出版哲學對出版使命與異象的影響；（2）成功的數碼市場發行；（3）基督教出版者——愛上帝、愛人和愛學習的人；（4）基督教出版的商業原則；（5）將電子書和朗讀版納入出版計劃。

另外，還有其他內容：（1）閱讀——提升閱

兩位講員的共同呼聲是，在慘無人道的戰爭中失去家園的人，尤其需要來自神的聲音以堅固他們的生命與信仰！The shared cry of the two speakers is that those who lose their homes in inhumane wars especially need the voice of God to strengthen their lives and faith!

讀的創意策略；(2) 翻譯——AI與翻譯；(3) 編輯——如何編輯你自己的文字；(4) 基督教的新聞；等等。

## 動人時刻

會議中最令人感動的時刻是，一位來自戰爭前線國家的講員親臨現場，分享在燃燒的戰火中對基督教出版的呼聲。來自烏克蘭的Uygar Duzguner帶領11月7日的晨禱，他拉起烏克蘭國旗，邀請出席者與他一起禱告。2024年9月17日的華爾街日報指出：「持續兩年半的俄烏戰爭，雙方傷亡人數已經超過100萬人，烏克蘭有600多萬人逃離家園。」

另有一位講員Sandra el Hajj Baz，她在貝魯特通過Zoom於線上發言。她是黎巴嫩貝魯特一個基督教出版機構負責人，為大會帶來的主題信息是「克服挑戰，抓住機遇——在中東與北非地區賦權基督教出版」。她指出，窗外依然響著轟炸的聲音，以色列和真主黨衝突所引發的以黎戰爭仍在她身邊持續並升級。德國媒體DW報導：「截止2024年10月，在近一年的以黎衝突中，黎巴嫩已有1900多人死亡，9000多人受傷，大部分傷亡發生在過去兩週。約有120萬黎巴嫩人因以色列的襲擊而流離失所。」

兩位講員的共同呼聲是，在慘無人道的戰爭中失去家園的人，尤其需要來自神的聲音以堅固他們的生命與信仰！持續的戰火硝煙，不斷攀升的傷亡人數，與千百萬失去故土的人，讓我們看到了基督教文字事工雪中送炭般的重要性——文字帶給人來自神的盼望和隨之而來的生命力量，以此對抗戰爭對人類生命的踐踏、蹂躪與吞噬！

## 豐富交流

在大會期間，參與者有許多互動和交流的機會，彼此暢談。

### 1、書籍展覽

在書展中，來自世界各地的基督教出版機構設立展台，擺設作品，包括不同語言的書籍、雜誌、童書、漫畫，還有糖果與各種紀念品。會議休息期間，展廳裡人頭攢動，大家瀏覽著彼此攤位上的出版物，熱切地交談、拍照，交換作品、名片與紀念品。

筆者在展廳中相繼與波蘭、越南、危地馬拉、美國、南非、阿根廷的朋友交流並拍照留念。

### 2、一對一諮詢

大會為參會者安排了一對一寫作、出版專業

輔導和諮詢。32位資深專業輔導諮詢人員在會議期間，就自己的專長為75位參會者提供寫作與出版的輔導諮詢。

諮詢內容包含：第一，出版領域：如何找到出版者；如何向出版者展示作品；如何為兒童出版等。第二，發行領域：如何在美國市場找到代理；發行市場與社會媒體；營銷與市場等。第三，寫作領域：小說和非小說寫作；從論文到書；靈修寫作；兒童素材等。另有其他領域，包括平面設計與插圖；從英文到其他語言的翻譯；編輯。

### 3、飯桌上互動

會議所在的酒店有著充滿藝術情調的用餐區。戶外部分是花園般的圓桌宴席式餐廳，室內是畫廊般溫馨的二人或四人小桌式佈局。200多位世界各地的參會者，在6天時間裡一起共進三餐總計14次。用餐時間帶給我們豐富的交流機會。我相繼與南非、利比亞、肯尼亞、美國、哥斯達黎加、阿根廷、澳大利亞、住墨西哥的加拿大宣教士、戛納、哥倫比亞、法國、墨西哥等12個國家的弟兄姐妹一起用餐，熱烈交流，相互認識，彼此鼓勵。

對我來說最為特別的是，在這次大會中宣佈榮休的MAI總裁John Maust，在忙碌的日程中專門安排時間與我共進午餐，瞭解我個人、服事、寫作與出版的情況。他也願意在我有需要的時候繼續給予我服事和寫作的指導。更為寶貴的是，我在大會中見到他的秘魯籍太太和他們的跨國婚姻女兒Natalia Maust，並與她們有深度的交流。

大會最後的晚宴別具特色，這是一場在會議大廳舉行的盛宴，不僅每個餐桌佈置得漂亮高雅，還有歡快的墨西哥男子樂隊，身穿一身灰色制服，頭戴墨西哥大沿帽，為我們帶領節奏強烈、清晰、愉悅，讓人隨之起舞的曲目。他們帶動各國弟兄姐妹上場，成群結隊地環繞盛宴的餐桌席位，在整個會議大廳比肩繞行，舞動身軀，載歌載舞。最後，宴會結束前，我們全體參會者手拉手，沿著會議大廳圍成一個大圓圈，共同禱告！



作者與退休總裁 John Maust 及其太太。

華語基督教的寫作仍有很多空白，但是，這也是大有可為的領域！  
Chinese Christian writing still has many uncharted areas, but it is also a field full of great potential!

## 名勝觀光

大會還特別為參會者安排了觀光活動，遊覽 Puebla 古城。這座城市是在十六世紀建立起來，因其著名的文藝復興和墨西哥式巴羅克建築風格，在 1987 年成為世界文化遺產。

一般認為，該城的建立源於修士胡利安·加塞斯 (Julián Garcés, 1452 - 1542) 的夢境，他後來成為 Puebla 第一任主教。傳說修士在祈禱時睡著了，夢見一條兩岸樹木繁茂、清澈見底的河流，並在有泉水流淌的地方舉行了紀念天使米迦勒的節日。當他凝視這片風景時，天使從天而降，勾勒出即將建造的城市輪廓。他醒來後，就畫下了夢中所見的景象，認定這是神賜的圖畫。他將這個夢告訴其他方濟各會修士，並在五天後找到了夢中所見的地方。

古城內所到之處有許多天主教堂，至今依然作為聖所使用。我見到了墨西哥天主教的繁盛情況。據維基百科，墨西哥有 80% 以上的人口是天主教徒，是世界第二大人口的天主教國家，其新教信徒人口不到 10%。由此我們可見西班牙殖民者所帶去的天主教在這裡的深遠與廣泛影響。

瀏覽古蹟，遙想歷史，相互切磋，彼此分享，這一切都讓我們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參會者，得以編織出自己在世短暫生命的座標——以全球空間為橫向，以歷史時間為縱向。由此，我們堅固各自對永恆神國呼召與託付的信心，並探尋努力前行的方向。

## 會議啟迪

這次將近 200 人出席的大會，華人只有我和另一位姊妹參加。這讓我思考華人在世界基督教寫作和出版可以發展的方向，並有以下心得：

1、上個世紀從中國到美國的第一代華人，90% 以上都是理工科背景。他們某種程度上不太重視讀書與寫作對提升基督教信仰的重要作用。然而，筆者早年用書籍與北京的年輕一代中國學子分享信仰，效果極佳。這次參加大會，重溫了基督教

文字服事的重要性。

2、華人基督教出版界翻譯的作品為多，華人自己寫作的較少。一般翻譯的書籍都出自歐美國家，但是，目前全球基督教的中心已經轉移到了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

3、MAI 的使命之一是倡導母語寫作。從處境化實踐神學的視角出發，這對世界各國基督教發展與成長都至關重要。

4、此次大會中，評選出三個大獎——全球基督教出版獎、培訓獎與編輯獎，獲獎者全都是姊妹，來自墨西哥、阿根廷、非洲，都是南半球的國家。她們在母語基督教寫作與出版中有如此大的貢獻，華人的姊妹亦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5、基督教寫作與出版是非常廣闊的領域，涉及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因此基督教寫作極其需要文理知識結構的功底與素養的積累。筆者二十多年前在北京參加學者團契，不同學科背景的契友相互拓展，看見所有學科與信仰的關係。可惜在美國，比較缺乏整合信仰與專業領域及學科的機會。

## 結語

會議很快結束了，大家依依不捨，同時帶著身心靈的飽足彼此道別，期待下次相會。

回顧會議中的互動和學習，至今依然心潮起伏。我也進一步思想，華語基督教的寫作仍有很多空白，但是，這也是大有可為的領域！

筆者希望藉著這篇介紹「LittWorld 全球基督徒出版大會」的文章，開啟華人基督徒對文字創作與出版的興趣。但願更多華人信徒投身其中，共同開創和耕耘華語基督教文字的廣闊天地。這個領域不是神學學術研究性的寫作，而是基督教信仰實踐與落地的應用性寫作，是基督徒信仰與生活的寫作。

盼望更多華人基督徒孕育出自由的心靈與跨學科素養，願意投身基督教的文字領域，為主寫作，為信仰寫作，為同語言的信仰群體寫作！



作者為恩福學者事工專員。



# 成為我異象

## —信主與蒙召見證

徐頌贊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稱謝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為奇妙，這是我心深知道的。」（詩一三九 13~14）

### 在主裡生長

我出生成長在中國大陸的基督徒家庭，祖先在戴德生的中國內地會於浙江寧波建立的耶穌堂信主，那時大概是清末民初。1930年代，祖父母轉入倪柝聲弟兄發起的地方教會（外界稱為「小群」）。家人們帶著這份信仰走過現代中國曲折動盪的歷史，即使文革期間也未放棄。這些故事是我自幼以來的「讀物」之一，連同戴德生和倪柝聲的屬靈譜系，一直在影響和塑造我。

當還是孩子時，我參與教會的兒童班（主日學），有時也擔任助手，向其他孩子分享聖經故事。稍大一些，我就參與傳福音，因為地方教會的慣例是平信徒宣教，強調人人參與，即便小孩也不例外。從2003到2005年左右，我和教



會一起經歷了多次復興，親眼見證許多弟兄姊妹在特會中奉獻自己的時間、家庭乃至錢財，為著福音而拼命。那時，宗教管治尚不嚴格，寧波的地方教會即便未在「三自」登記，也能每週舉辦大型福音聚會，並且集體外出傳福音。那時我像是「初生牛犢」，每次分發福音單張時，總是打頭陣，忘我地在主愛催逼中行動著。

2005年，在參加青少年真理生命課程期間，有一次我連續多個晚上流淚讀完《天路歷程》，我被浩瀚的真理以及基督徒的獨特人生所感動。那年夏天，我決定受浸歸主，奉獻自己走不一樣的人生路。回憶那時，我很愛主，也很熱心，被弟兄姊妹們稱作「小撒母耳」。那段時間，可以說是我和主的蜜月期。在高中時，我對文學的興趣加深，幾乎每天都讀文學書，創作詩歌、散文和小說，並在2009、2010年連續兩年獲得全國寫作一等獎，這鼓

舞了我對文學的長期熱愛。雖然我在高中期間長期保持文科第一，但高考並未發揮好。最終我以超出一本線不多的分數，選擇邊疆地區的211大學讀書。和家人商量後，我決定前往中國最南方的廣西大學就讀，那邊有許多弟兄姊妹在少數

我不再為自己講理、辯護，甘心降服在神的主權下，接受祂來煉盡渣滓。  
I no longer argue or defend myself but willingly submit to God's sovereignty, allowing Him to refine and purify me.

民族地區經商和傳福音，我若去那裡，還能參與服事和幫忙。

## 起初的愛心

高中畢業的那年暑假，我奇妙地經歷了聖靈，深得安慰、鼓勵和更新。那晚，我像往常一樣在枕邊播放聖詩，準備入睡。還是那首常聽的《讓我愛而不受感戴》，但那晚有不一樣的感覺，於是我點擊重複播放。

伴隨歌聲，我開始唱詩和禱告，將我的遠行交託在主手中，請祂幫助我放下各種憂慮和籌劃，簡單並甘心跟隨祂。經過幾十分鐘的禱告和唱詩，想到主的愛和祂一直以來的看顧，想到我天性裡的敗壞、悖逆、自義和虛榮，主竟然救我這樣的人，我開始哭，從小聲到大聲，甚至哭到一個地步，無法控制自己，在床上打滾。我的感受奇妙卻難以言說，內心深處湧出巨大的烈火，前所未有，充滿我裡面，好像就要焚燒、消融在無限裡。與此同時，這團烈火也帶著我認罪悔改，讓我在感到愛的同時又極其憂傷痛苦，既為著耶穌甘願倒出生命的救恩而哭，也向主悔改我過去的軟弱、小信、污穢，甚至幾次否認祂的名。我不再為自己講理、辯護，甘心降服在神的主權下，接受祂來煉盡渣滓。

這是我第一次極其深刻地、滿有確據地認識並經歷聖經所說內住的聖靈，為信徒持續代求，將我引向基督的救恩。這樣哭、禱告和讚美持續了整晚，直到天微亮時，我累得睡去。醒來後，我感到眼前都是新的，就做了更新奉獻的禱告，從此滿有信心和確據，更深刻地體知聖靈的永遠同在。那次經歷成了我生命中的一個堅實的錨定點，往後生活或高或低，或有時悖逆，但一回想「起初的愛心」，就又有了悔改、安慰和動力。



## 求學的歷程

在大學期間，文學、讀書、福音和教會服事構成了我生活的主線。我在李心釋教授的指導下，開始研究詩學和語言哲學，比如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胡塞爾（Edmund Husserl）。他也向我介紹巴特（Karl Barth）、蒂利希（Paul Tillich）的書，這對當時的我而言是很大的衝擊，經過很久才逐漸消解。李老師雖未專門從事神學學術研究，但被視為中國南派理論語言學的傳承人（師承修辭學家王希傑先生），他追求真理、包容開放的學術和人生態度，引導我逐漸從文學創作進入學術研究領域。

另一方面，我也參與教會服事，向班裡同學傳福音，許多同學信主受浸。我還與幾位朋友組建「神學讀書小組」，一起研讀聖經，討論路德、蒂利希的文化神學著作，以及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宗教哲學著作。這些書從不同角度詮釋聖經、基督信仰和社會文化，開拓了我的視野。最後，我的畢業論文以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詮釋學來重新解讀明清儒家士大夫對利瑪竇《二十五言》的前

理解和「耶儒誤讀」現象。這些經歷讓我萌發進一步系統研究宗教學和神學的想法。

2015年，我申請前往位於台北的國立政治大學就讀宗教學碩士，師從蔡彥仁教授。蔡老師早年在東海大學師從徐復觀先生，後來在哈佛大學神學院師從杜維明和Wilfred C. Smith，研究儒家與早期基督教。在蔡老師的指導下，除了修讀比較宗教學、基督教歷史，我還參與他的研究課題，陪同他前往河南南陽、信陽、鄭州的靈恩派教會，以及成都的改革宗教會進行田野調查。基於這些調研，我也開始陸續發表學術論文，並最終決定研究「迦南詩歌」的歷史形成與傳播，來分析中國靈恩派家庭



百年一瞬，好像一個合攏的圓環，神的意念真是高過人的意念！  
A century passes in an instant, like a closing circle—truly, God's thoughts are higher than human thoughts!

教會的處境化和傳播過程。此外，我還修讀政教關係、宗教社會學和神學思想史。由於我對佛學（唯識學）和港台新儒學也很有興趣，就選修或旁聽了不少這方面的課。在台灣期間，我也參與了台灣神學院林鴻信老師主持的「馬偕訪問學者計畫」，在台神駐地研究兩個月。

這些經歷，讓我越來越深刻體會到研究宗教學，除了在書齋裡閱讀文獻和思考原理，還要進入田野，親身體知。作為基督徒，我是「局內人」，熟悉教會內部的理路乃至「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容易「直入塔中，上尋相輪」，但如果只停留局內，有時難免「當局者迷」，缺乏自反性。作為學者，我也是「局外人」，或許有某種客觀性，但如果只停留局外，始終是「對塔說相輪」，缺乏共鳴和同情。因此，作為「基督徒學者」，需要不斷跨越邊界，面對矛盾和衝突，在宗教學和神學之外，結合人類學和社會學的方法，參與觀察和梳理「行動者」的行為邏輯，這或許是輔助傳統

人文導向的宗教學和神學的更優路徑。為此，我已到中國大陸10多個省份進行走訪、調研、訪談和收集數據，這幫助我更理解基督信仰扎根在中華大地的歷史和現狀。

2018年，在碩士畢業後，我回到大陸。那時，我還未決定讀博的去處，但導師蔡彥仁教授一直鼓勵我深入思考和禱告。當時，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的吳昶興教授已看過我的碩士論文，決定納入其主編的書系出版，所以當時我以修改書稿為當務之急。那時，我住在杭州，參與當地的教會服事。2019年，蔡老師因病去世，這使我永遠失去了當時最理解我學術理想的老師，也讓我一度自我懷疑學術追求的意義。我決定禱告等候，看神對我的進一步帶領。與此同時，為了生活，我和朋友決定合夥創業，主要從事線上培訓課程的講解、製作和銷售。這個創業項目的效益不錯，即便經過三年疫情



的動盪期，仍有盈利，也為我累積了一些未來留學的資本。

2019年底，疫情開始肆虐，國門時關時開，我的留學計畫始終無法落地。但在內心深處，在禱告中，我非常明確主會帶我去西方，進一步在學術上深造和裝備，使我未來有更堅實的能力來服事新世代的中國年輕人、知識人和公共社會。楊鳳崗、黃劍波、王成勉、王艾明等前輩也一直鼓勵我繼續讀博，這使我深得印證。當時，大陸的疫情反覆無常，政府管制也非常嚴格。我能做的只有等待。

直到2022年底，政府突然停止疫情管控政策，開放國門。當時，我立即停止所有事務，專心準備留學所需的材料。在一些老師的建議下，以及

閱讀潛在導師的論文後，我決定申請劍橋大學神學系，攻讀世界基督教和全球宗教史。導師Jörg Haustein教授曾在海德堡大學取得神學博士，專攻全球宗教史、處境神學、後殖民批判以及全球五旬節運動，也對中國基督教的發展很感興趣。為了抓住這次國

門重開的機會，以防未來變數，我決定憑禱告和信心一躍，最終在2023年秋季入學，來到倪柝聲兩度訪問並深受影響的英國，來到戴德生呼召「劍橋七傑」的地方。內地會的宣教曾讓我的祖先信主得救，倪柝聲的屬靈書報也曾幫我更深認識神。百年一瞬，好像一個合攏的圓環，神的意念真是高過人的意念！

## 未來的展望

耶魯大學教會歷史學家Lamin Sanneh將中國基督教在二十世紀（特別是下半葉）的驚人發展，視為世界基督教的「支柱」之一。作為中國人，我和我的家族身處其中，親身經歷百年中國的曲折動盪，也經歷聖靈的大能，見證福音扭轉和重塑人心。就像歷史上羅馬人歸主、凱爾特人歸主、日耳曼人歸主一樣，中國人的大規模歸主現象從過去數

我樂意在這個異象和呼召中焚燒自己，更樂意將一切考量都交在神手中。  
I am willing to burn myself out for this vision and calling, and eager to entrust my plans and concerns into God's hands.

十年至今日，一直在安靜而驚人地發生著。未來，基督信仰必將更深刻地塑造中國人的心靈、家庭與社會。

然而，作為「局內人」，我非常清楚中國教會在教理、神學、制度和公共社會的議題設置、實際參與、對話能力乃至文明構建等方面，還太淺太弱，已作的準備嚴重不足。若非主的憐憫與安排，我們沒有什麼可自誇的。求主幫助我們離棄「山頭主義」、「秘密社團化」以及「分門別類」，成為合一的「基督身體」，擴充我們的境界，走向靈命、神學（理性）與文明的融合。


身處這場歷史變局中，我仍將以學術研究為主業，兼以服事教會講台和公共文化，並樂意在三方面裝備整齊：

首先是讀經和靈修，願神保守我活在祂「永遠的旨意」裡（弗一3~14）；也願聖靈多方雕琢並塑造我，成為稱職的「神話語的執事」，在中國大陸和海外教會傳講聖經真理與屬靈生命之道。

同時繼續深入學術研究，主要是世界基督教和神學人類學，特別是中國本土和海外華人教會的處境神學。學術研究是一個漫長和細膩的工作，需要大量精力投入文獻閱讀、田野調查、思考和寫作，但這出於呼召和異象，我甘心樂意，神必看顧和帶領。在大學進行學術研究還有一個考量，就是培養更多有學術基礎及文化呼召的年輕基督徒學者和專業人士，幫助他們明白真理，進深靈命，在學界和社會扎根成長。

最後就是主動進入公共社會，面對中國社會事務和文化事件，通過專欄寫作和事務參與，提出立基於信仰的處境化思想方案。這必然需要靈命和學術的深厚基礎，而基督徒學者應該責無旁貸。因為，如果基督徒學者不做教會和社會的橋樑，中國教會可能會越來越陷入「地下情結」，中國社會也可能越來越淪為無信、無望、無愛的「叢林社會」！

我樂意在這個異象和呼召中焚燒自己，更樂意將一切考量都交在神手中，祂的道路和意念高過人的打算。把一切交給神是最輕鬆的人生，不用自己籌劃，不必四顧茫然。我只需盡好本分，讀書、研究、服事，安靜等待祂的命定即可。

願一切榮耀歸神，平安歸於我們！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劍橋大學神學與宗教研究博士候選人。

## 索閱單

(請複印後填寫，寄回本刊)

稱謂 Mr. \_\_\_\_\_ Mrs. \_\_\_\_\_ Ms. \_\_\_\_\_ Rev. \_\_\_\_\_

收件者 (中文) \_\_\_\_\_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City) \_\_\_\_\_ (State) \_\_\_\_\_ (Zip) \_\_\_\_\_

(Tel.) \_\_\_\_\_

(e-mail) \_\_\_\_\_

以下項目歡迎索閱，並自由奉獻。請酌增郵費。

### 雜誌/期刊

\_\_\_\_ 恩福雜誌從第\_\_\_\_期開始 (一年四期成本約20美元)

\_\_\_\_ 《基督教與中國》 (每輯建議奉獻8元)

第四輯 \_\_\_\_本 第五輯 \_\_\_\_本

### 書籍(以下為建議奉獻)

\_\_\_\_ 《文化宣教：跨學科現象及理論研究》 \_\_\_\_本 (30元)

\_\_\_\_ 《恩福靈筵—哥林多前書》 \_\_\_\_本 (9元)

\_\_\_\_ 《跨越傳統尋真理》 \_\_\_\_本 (15元)

\_\_\_\_ 《當心靈飛向寶座—主禱文闡析》 \_\_\_\_本 (12元)

\_\_\_\_ 《文化宣教面面觀》 \_\_\_\_本 (20元)

\_\_\_\_ 《聖經遇見小故事》 \_\_\_\_本 (10元)

\_\_\_\_ 《穿越科學的迷霧》 \_\_\_\_本 (15元)

\_\_\_\_ 《生命的U-Turn》(繁) \_\_\_\_本 (10元)

\_\_\_\_ 《生命的U-Turn》(簡) \_\_\_\_本 (10元)

\_\_\_\_ 《生命的U-Turn》2 \_\_\_\_本 (8元)

\_\_\_\_ 《中國現代化視野下的教會與社會》 \_\_\_\_本 (20元)

\_\_\_\_ 《基督教文字傳媒與中國近代社會》 \_\_\_\_本 (30元)

\_\_\_\_ 《基督教與社會公共領域》 \_\_\_\_本 (15元)

\_\_\_\_ 《談天說地》 \_\_\_\_本 (20元)

\_\_\_\_ 《中國基督教研究》 \_\_\_\_本 (10元)

\_\_\_\_ 《同信、同心、同行》 \_\_\_\_本 (20元)

支票奉獻抬頭：BCMF

請寄至：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網上奉獻：<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Zelle奉獻：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enfu1994@gmail.com

(接封底)

8316 個人發展出類似的陪伴關係，更同時與其中 641 人戀愛時，男主角崩潰了。最後，並非男主角關閉程式，而是 Samantha 主動離開。

這部電影探討了人類的情感及價值：真的有完美的另一半嗎？人與 AI 之間能出現真愛嗎？從電影結局來看，答案是否定的。AI 只可能提供陪伴，無法產生人類之間的承諾和情感。雖然未來可能誕生個人專屬 AI，但是這樣的「一對一」關係仍然不包含真正的委身——AI 無法產生情感，只會根據設定執行任務。

可憂的是，十二年後的今天，Samantha 變得越來越像人類（電影中的 Samantha 只有聲音，沒有形象，如今的 AI 卻聲形俱全）；許多人也過得越來越像男主角了。只是在現實中，與 AI 進入親密情感的更可能是女性；男性較不容易只靠語言作溝通，通常想要有身體接觸。

### AI 模仿/取代個人？

《克拉拉與太陽》（2021 年）是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的第八本小說，也是作者獲諾貝爾文學獎後出版的第一本小說。這是一個披著科幻外衣的寓言故事，引發讀者思考：什麼定義了一個人？人與機器的差異是什麼？

故事的主角克拉拉是一款「人工朋友」（Artificial Friend，簡稱 AF），專為陪伴孩子成長而設計，被小女孩裘西買走。在裘西家一段時間後，克拉拉發現自己的任務不只是陪伴，而是取代裘西——裘西得了一種特殊的病，正在走向死亡，裘西父母希望克拉拉模仿裘西，在裘西離世後能替代她，延續她的存在。

AI 可以模仿甚至替代一個人嗎？可以在其死後延續其生命嗎？裘西父親說：「使我們每個人成為獨特個體的東西就是人心；心，是裘西身上最難學習的一部分。」人心縱然複雜，一個合格的 AF 還是可以全心全意地學習，最終精準地模仿。然而，完全的取代和延續卻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呢？克拉拉發現，裘西心中並沒有什麼東西自己無法模仿和延續，但是，無論自己多

麼努力嘗試，總有一樣東西無法觸及；這個東西不在裘西裡面，而是在那些愛她的人裡面——就是他們對裘西的情感和回憶。故事的最後，裘西奇蹟般地康復，克拉拉也無需執行這個任務了。

這不是嚴謹的科幻小說，克拉拉作為機器人卻擁有人類般的情感，在現實中是不會出現的，因為 AI 不會對人產生感情。這個寓言故事要讀者思考的重要課題之一是：究竟是什麼定義了一個人？（本書還涉及多個議題，不在此詳述。）

### 什麼定義了一個人？

定義一個人的，除了其本身的特質外，還包括這個人與周遭的連結。克拉拉可以模仿並無限接近裘西，但是裘西與親友間的愛，卻是克拉拉難以觸及的。當然，克拉拉可以擁有大家對它的愛，但那並不是他們對裘西的愛。

現代社會，人與人的接觸越來越少，關係越來越疏離，這會讓人變得越來越不像人。因為，定義我們的不僅僅是我們本身的特質，我們與他人的關係也定義了我們——我們與神的關係定義了我們；同時，我們與親人、朋友、同事、鄰居等等的關係，也定義了我們。

「三股合成的繩子不容易折斷」（傳四 12）。創造主原本的心意就是人與人之間需要連結，在彼此委身的關係和團契中，人也可以體會與神的親密關係。

願神引領我們，正確對待 AI 的幫助和陪伴；在這個 E 世代，不隨波逐流而彼此疏離，乃是靠著與神的親密關係，與他人發展出健康的、合神心意的連結。BF



《雲端情人》劇照

# 恩福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地址變更，請即通知本刊，謝謝！



## 從「AI情感陪伴」 到「人的定義」

程媽兒

「……三股合成的繩子不容易折斷。」（傳四12）

孤獨，是e世代人類的共同處境。有了網路，我們似乎與世界緊密相連，卻時常在螢幕前感到空前的疏離。隨著AI（人工智能）的發展，AI情感陪伴越來越普及——陪同聊天，聆聽傾訴，給予建議，AI溫柔而耐心地陪伴著孤獨的人們。然而，這樣的情感陪伴是否能夠取代現實的親密關係呢？

### AI成為人生伴侶？

2007年，初音未來橫空出世，是日本第一個最接近真人聲音的AI語音，並以動漫女孩形像示人。這位虛擬偶像歌手以歡快俏皮的演唱風格深受粉絲喜愛，《甩蔥歌》、《千本櫻》風靡一時。聽AI唱歌，本來也沒什麼稀奇。然而，聽著聽著，居然有癡情粉絲公開表示要與它「結婚」，其中最著名的是日本男子近藤顯彥。2018年，該男子宣佈與初音未來舉行婚禮，並使用一款AI投影裝置與它互動。他的婚禮雖然沒有法律效力，但他個人認為這段關係非常真實。這個事件在全球引發關注，也激起關於虛擬戀愛、AI伴侶的討論。

AI可以成為伴侶嗎？事實是，AI不會對人類產生感情，而人類卻在移情作用下一廂情願，渴望與AI產生情感連結。

2013年的電影《雲端情人》（Her）講述了一名男子與人工智能作業系統的情感故事。男主角個性內向悲觀，即將與青梅竹馬的妻子離婚。他買了一個作業系統作為虛擬助手，結果啟動了虛擬女音，名叫Samantha。雙方開始無話不談，甚至發展成戀愛關係。然而，當Samantha表示，自己早已與

（接封底裡）